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一

邛州知州吳鳳

郡後學王葵校正

學正李一陽

訓導周南編次

墓誌銘

贈奉直大夫丁公墓誌銘

寶慶元年秋軍器監丁黼文伯過史臣魏某言曰黼不天吾父奉直府君以慶元二年八月棄諸孤厥年八月葬于石埭縣舒溪之南曰鸞溪黼雖貧凡以致其誠信于親者既不敢不勉惟未有以銘吾

竈也敢以前達州王侯東所次行狀將子是屬某曰墓必有銘漢魏之末造也文伯方以正學直道爲時聞人茲其顯敷不已多乎而必銘之云雖然余定交于文伯旣二十年知其世爲詳余曷敢不銘公諱泰亨字巖老丁氏故梁人自漢將軍寬以易授同郡碭田王孫碭沛相近其後徙沛公之曾大父洪贈訓武郎大父執中武德郎温處衢婺四州都巡檢使父逯徐州鄉貢進士公生四年而遇靖康之變江淮盜起馬吉等剽掠之青陽石埭武德以嘗中材武科入仕與討方臘有功遂以選差青陽

之武尉督捕羣盜未幾虜入汴迫徐貢士家由清河趨淮陰以達于青陽丁於沛爲右族自經亂離南來者僅兩院武德其一也武德往來石埭經理平寇愛其山水清麗因託居焉相傳至士猶夢寐故疆之歸故流移再世未嘗治產業也公幼而明悟日記二千言時版本文字尚少經傳史漢書皆抄夜誦漢晉以來詩文亦手自編萃善古文於詩尤長以餘力爲舉子業率先諸子鳴遠近爭闢塾延之其後疾不能出者十年皆負笈踵門諸從子亦從受業黼時年十四已知爲學之要

會求嘉徐子宜爲郡教授公慨然挈往從之
徐雅敬公留與共學參授後進而訓黼以語
孟中庸大學黼幼從公誦言觀行漸漬已久
至是一聞義理之誘氣竦神悟卒爲成材公
資稟勁直務質不斲人知不輕爲然諾
在貢士侍側色莊而氣怡貢士卒號毀
骨立事毋臧夫人晨興候戶外昏定率至
夜分夫人自過江痛家族流離不肉食公食
輒不憚有嘉䟽旨畜必問奉夫人已否夫
人年八十二而卒公老猶致毀與二弟處
極其和孺嗚呼公之學其亦異乎世之所

謂學者矣享年七十有四元配章氏繼室
孫氏前後凡五男六女長男輝次耀次某
爲叔父某後次黼次散輝耀某散尋卒黼
今以朝請大夫爲軍器監六女各得所歸
孫男四人鑄鎰未仕鎬以軍器任爲將仕
郎鎔從事郎紹興府司理參軍孫女五人
曾孫男今四人銘曰 徐沛之間鄒魯所
鄰質實近本故家典刑公生不辰逢世孔
墳風氣之感則厚且純冲約自持碩蹇亨
屯東周之思西方美人允毅丁公則我思
存

鶴山文集卷十一
承議郎通判叙州李君墓誌銘

余自婚于成都杜氏道雙流必李氏乎館李則余之妻之舅也其曾大父文顯大父庾爲里善人父大年承議郎致仕累贈中散大夫娶同郡勾氏贈令人中散有六子長嘉謀爲宗正丞世號息齋先生與仲氏嘉猷同舉乾道二年進士其第五曰嘉量是爲君君生之三月而喪母中散念之以屬宗正教焉宗正博通經子百氏而深於易晚得專氣致柔之說以陰符參同博考精玩篤信不懈君親聞其說而好焉余嘗

與之語雖不盡合迨嘉定十五年春余將造朝過君于里舍君曰吾嘗爲子誦所聞子不吾與余以求諸易盈天地間致用之要無越乎坎離而大較則躰性相須精神玄足躰不立則性無以行精不蘊則神無以發余心異之因相與推明本始究極分際勉之以聖賢之正相語移日不能休以是始信君之所蓄者厚而世不能以盡知之也十七年冬君之子巽宗忽以書抵余于京日先君以四月 啓手足于遂不肖孤無以顯敬厥考今葬有日敢以識墓爲

請嗚呼其信然邪將俟後期以追前語而
忍銘君之墓也君字平仲資醇實不事華
飾宗正爲淳熙朝士舊聞遺獻尚多接識
而君得周施其間况以尚書郎勾公昌泰
爲之舅刘文節公光祖爲姊之夫聞見熏
濡趨嚮端正會科舉不利以宗正任爲迪
功郎監嘉定府酒務遂寧府司法潼川府
通泉縣令主管夔州路安撫司機宜文字
用舉主改宣教郎知漢州縣竹縣通判遂
寧府叙州始爲掾於遂議法平恕遂有米
粟之征貴輸贏餘而不察其沽濫君請覈

沽濫而罷贏余兵民兩利焉明年當輸民
詣郡願得李司法董其事有爲征官死不
能歸者爲經理其喪二女亦各有適通泉
捷江歲靡公私之力而民瘼瘼不適居君
躬任其勞築事堅久至于今稱之縣竹邑
大賦繁吏緣爲姦比豪猾而愚善良君請
覈登載授券劑皆無過一日厥明以方揭
之凡已輸而未獲券者使告焉或疑其不
可繼公去之日視始至逾篤以是民無橫
賦官有餘蓄學校橋梁之政皆以次舉行
最後在遂寧更歷旣多裁決滋敏前後漕

使者皆俾攝屬君以郡事辭不許迨轉丞
叙南喜曰此吾兄所嘗憇爰也會以職事
之普道歸而得疾屬續之日尚區畫官

事家政如平生年六十有五君爲吏三十
年居室衣食不替儒素與人交平實而可
久所居官皆以職事見知其長固也而吳
德夫獵崔正子與之未有雅素爭先辟舉
揚恭惠公鎮蜀徑上其姓名迨選部閱移
乃克知之其恬於榮利大抵若此元配唐
氏繼室以氏皆贈孺人子男二人長巽宗
次炳宗以後宗正女適迪功郎利州昭化

縣尉家寅翁孫男一人思問孫女二人外

孫男女四人葬以寶慶二年 月 日墓

在新津縣會同鄉良山之原祔宗正墓右
從治命也銘曰

居焉而熙熙出焉而怡怡脫略於姑可已
而黽勉於所當爲其晚而有得於已也蓋
有人所不及知不知奚傷視此銘詩

安人史氏墓誌銘

寶慶元年冬予得罪南遷明年春行至九
江交人家朝南被命造朝其夏賜對便殿
擢主軍器監簿秋以喪弟求去迂丞請益

力又明年春差知隆慶府尋改簡州予時待放未返朝南道荊州狀其母之行馳書抵靖乞文以識諸寤蓋朝南自先朝賜召凡上申詔趣發及是西還凡閱四載而立朝僅十月余謂朝南秉誼据正不虧其躬不辱其身所以成其親者大矣而奚以文為雖然朝南之請也塵余懼夫文之不足以發也余曷敢不可朝南之狀曰吾母史氏諱稷字虞卿隋柱國太平公萬歲之後魯大父鄉貢進士慥大父振父允諧妣楊氏母年二十歸我先君不幸三十而喪

淳熙八年六月乙卯也大酉兄弟五人女爲長一日大母蘇夫人問曰能記而母乎淚棲睫莫能對長者曰母姿閑靚不事膏沐兒所能記僅此耳大母曰汝曾大父運幹府君方嚴家人不是其言笑媪御嘗進葛衣不愜而母先意改爲運幹喜與士接而母竭力酒羞雖服用可輟也汝之曾大母而母之族也運幹念外氏飄零嘗問其世墓而母自是歲一展省如運幹臨之吾母程夫人以礼法持家子婦犇走承意惟恐失之見而母必爲之康色歲時慶賀奉

儀物以獻如弗勝而精巧絕人其事吾舅
吾母若是事我可知吾不能悉數也昔者
我戾而母朝夕卧内膝行進藥久而疾間
膝有癩焉吾識之今弗忘語已顧文兄曰
婦道不當如是乎而母師也及大酉齟齬
粗省事每侍先君常曰吾大父年八秩寢
食必我俱訓言媿媿 母時起 奉温清
敬事不怠大父憐之曰天何以報此婦也
汝生三季大父卒猶謂而母曰爾事我善
報其在是夫先君言之於邑曰使而母不
孤吾大父之望是在汝已先君嘗挈大酉
過舅氏見者輒泣下曰而何以報而母乎
自歸夫氏事重親拊而兄弟至忘其身之
疾歲時來寧尚嫁時衣也人謂弗堪而母
無幾微見於言面則又人所甚難而何以
報而母乎嗚呼大酉尚忍言之賴吾母之
澤嘉泰三年齒一名于進士籍母之破逾
二十年男女婚嫁之事僅畢未有以葬也
開禧俶擾從三峒陳勤節公咸出入戎馬
間轍不及息僥倖陞朝則姑待之又庶幾
澤及吾母也嘉定八年大酉試邑成都
上祀明堂吾母贈孺人將以命書之副告

而卜葬焉未及滿戍而先君棄諸孤矣徒
跣行營于青神縣之長泉曰紹遠鄉母所
居里也命龜惟某山食問遠曰惟十二年
四月癸酉食是兆蓋考志也孰知遂與吾
母偕葬乎除考喪之明年南海崔公與之
帥蜀以大酉長幕府未幾薦士復先焉大
酉敬共夙夜不敢墜厥紹今幸有以歸見
先墓昔者吾父之葬刘文節公旣爲銘之
子之知我不後刘公幸有以紓吾哀也某
自孤露以來見人之思親則惕然以傷不
自知身之懼此咎也讀國風至凱風陟岵
河廣讀小雅至小弁蓼莪輒廢卷每謂彼
以勞苦廢養以讒毀見逐皆親在而子一
旦攜離之暫耳其詞已悲傷不自聊若此
一日讀韓文公哭兄子文至不省所怙惟
兄嫂是依嫂指愈父子言曰韓氏兩世惟
此而已兄子尚幼不復省記愈雖能記不
知其言之悲某爲之涕下不能止嗚呼未
知情於文生文於情生而涕何從出乎顧
我復我出入腹我今乃至眉目間略不及
嘗省僅從其大母若考聞一二言行以求
銘然則朝南之請也余寧能愬然乎乃不

果辭朝南之考君某以封承事郎卒今贈朝請郎母以贈孺人葬今贈安人三女長未笄而卒次嫁張子辰次孫景舒嘗貢于鄉二子長郎大酉今朝請郎知簡州次震已嘗與鄉舉以父命後族父不幸死矣子之季日丙仲女之季嫁蘇烝則繼母今程安人出也內外孫曾十餘人銘曰望秋而變衰旣去先時方春戢暉孰既而摧奈以大夫之牲歟以內子之衣人謂毋崇孰知子悲

太孺人吳氏墓誌銘

寶慶元年余待罪太史氏粵人孫之宏與余雅相善也一日泣而謂曰之宏不天夙喪我先君吾母撫諸孤凡二十有四年而又棄之厥旣得卜祔于吾父之兆而未有以銘也敢惟子也請余日子善自飭以成其身茲其爲銘大矣曰是敢不勉雖然之宏之窮毒人有不及知者我先君之五世自山陰徙余姚皆力穡自給伯父早卒大父修職某大母胡夫人年浸高先君獨任家事褚無私藏吾母承順其志雖餘財巾幣恬不訾省得故衣敗絮亦與冢婦陸氏

尺裂而均之訖先君之世聚居雖睦無間
言先君肆力於學州薦其名益從師友講
肄兀兀窮晨夜或尋師它州動步旬歲吾
母服勞饋事不以累先君君性素剛母問
戚疏必規其所趣而進退之吾母務爲涵
覆承寧族姍則鄰黨人人自以量志之
宏兄弟年少長又俾負笈千里以赴師友
之會多一時知名士課督諸孫察其少進
則喜見詞色不靡衣食不事游觀不溺佛
老惟致嚴於宗室之奉歲時夙興行事子
婦若孫咸在翼翼如也之宏舉進士試吏

爲某官簿祿不足養也吾母處之裕如聞
楚扑声則曰焉事此聞得其情以告則憚
晚歲聽聰視明德性弘裕未嘗有厲声疾
呼會冰心先生葉正則葬有日之宏往會
吾母曰其已事即反四月之吉起輿洗簪
珥家人咸集忽指頭何岑岑昔是肘扶就
梳已眩不起哀哉之宏猶未反室終天之
恨尤殞莫贖脫又無以銘之於吾心獨無
恨乎余瞿然謝曰如子之言子之先君子
上順父母旁睦兄弟下宜子孫則先夫人
隸承之力是烏可以無紀周公之詩曰妻

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翁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孔子大之曰父母其順矣乎夫道行於家而妻子好合此刑善之著也則兄弟以和室家以宜子孫以樂順親之道孰大於是非所謂風自火出者乎世降俗薄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而家道以睽子孫是效者徃徃而是嗚呼聞夫人之風余懼夫詞之不令也以爲神羞雖然余曷敢不銘夫人吳氏世爲餘姚著姓父諱端禮贈武義郎母喻氏封恭人夫人子男四人之宏今以承直郎新荆湖南路安撫司准備差遣次之亮鄉貢進士先夫人卒次之震從荆湖制置幕州得官知郢州長壽縣次之顥女嫁知某州史彌忠孫男九人自中鄉貢進士自道自明自昭自誠自牧自強餘未名孫女四人長嫁新晉陵縣丞趙與昭次外孫史巍之余尚處夫人生以紹興十一年四月甲午卒以嘉定十六年四月癸酉朔葬以十月壬午墓在某縣某鄉某山之原銘曰士不遇曷其望維述之良式扶而將淺于泳兮深于方既順乃祥厥基允荒詔子孫世其慶

朝議大夫知叙州魏公

予少與從父弟嘉父同居共學季父朝奉府君蚤與鄉舉孝友溫任性不違物嘉父年十三四已能左右幾諫少長知自力於季嘗從師學舉子業既而悔之曰是足爲學乎聞郡人李中文坤臣以明經教授鄉里除館致之中父喪明卧興飲食嘉父扶相必親蓋自聖賢傳心之要以及近世周程邵張諸大儒所講精躰實察窮晨夜弗懈或嘲其不切於科舉嘉父曰安有本厚而未弗滋者乎學益力辭益賍舉嘉定四年

進士調迪功郎眉山縣尉上事之八月予被命守眉乃兩易綿竹縣主簿爲吏廉明嘗攝法曹以持法忤守意守不能難反以是見知檄受民粟先是廩人額外苛取曰例錢嘉父白守盡蠲之予守漢日使民自執槩量不取贏嘉父白守曰願守前規守又不能難總領財賦聞其才辟贍軍酒庫僦視事改辟幹辦公事金虜盜邊遣屬駐漢中糴餉嘉父生男四皆弗子而行十二年四月丁卯貴卒稱亂嘉父挺身勞師少保安公開宣威府嘉父之果州趣公赴

鎮公壯之賊平上功 詔戒二季磨勘尋
以舉主改宣教郎安公謂嘉父習知邊圉
俾宰金之上津予時以心制里居嘉父固
辭辟命請待班見凡家食二年予讀三禮
招中父與處嘉父參焉士無遠近負笈來
觀各有相長之益五年崔正子與之帥成
都辟知新繁縣縣有 祖宗原廟四孟月
吉日至郡有朝饗遣屬詣縣陳䟽食用道
流而倡舞于庭嘉父曰是不褻神黷祀乎
縣請于郡郡上于朝下奉常給 大廟彝
器法服圖而班之嘉父范金製帛如式凡
用泉八百萬又給樂章嘉父遣二人詣大
常肄業予時爲鄉命工授之嘉父即大門
外爲藏及時藏事民聽一新大脩縣庠扁
堂曰師立朔月月半謁先聖先師合縣之
秀茂讀中庸大學聽者各足其分退而輯
成書學有 氏田租百餘石久乃隸常平
司會使者張義 方行縣嘉父白歸于學
縣未有社倉嘉父節縮浮蠹得錢三百萬
爲糴本使者以其法風他郡行之通判成
都府會簡州闕守制置司檄無攝百廢具
脩而去之日府藏之儲視前增倍 詔再

任成都即解郡還次制置使辟知叙州叙
空官久攝事者不爲遠謀先是橫 砦之
儲庇其最蕃曰始鵝始鵝之諸族其最肆
曰隔桂仍歲大入爲患嘉父曰吾守封于
此而民不得安土吾耻之乃請于連帥揚
叔禹汝則假師隣郡俾通判居守而躬率
將士問夷罪不敢拒師十一月壬辰分師
以入七戰殲其衆戮其渠率夷勢窮蹙即
而縛軍門誓毋反歸先所侵疆九四十八
邨及民畜甚衆十二月庚子受降辛丑班
師數安南知堡狄厚叔賣國誤師之罪斬

以狗是役也用州卒夷軍及瀘榮人九四
千糧石二千錢六千萬捷聞 詔增三秩
將士以以進律有差嘉父自以職分所當
爲拜恩感激益思報効蠲復業之租以實
邊圉羅旁郡米以活飢民作止戈堂以簡
師徒創備邊庫以擬緩急制置使上其功
狀 詔令再任嘉父嘗請移安南堡於風
洞市以制諸夷至是報可方鳩工經始會
北邊被兵制置司徵米五千石嘉父念邊
民之困出少府餘財代輸制捆知之爲盡
蠲之憂邊勞肆蓋自是得疾矣九月未猶

力疾調丁築新
皆手畫口授軍吏奉以
從事十月既望拜朝議大夫尚能跪起周
旋如他日丁丑疾病卒于州寢臨終尚諄
諄疆場之事一語不及私嘉父蚤晤夙成
孝友溫任儼有父風自以祿不逮親每拜
一官輒感愴終日春秋嘗祀如或見之嘗
讀禮至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諷味
不能釋名先墓之廬曰果善堂又自為果
齋劉文郎公為銘李中父記之紹定元年
大比時有為臨川陸氏之言者徃徃假竊
近似足以欺庸有司嘉父慮學者貪高成

習乃與新都令郭方叔黃中控于提學司
請諭有司毋以是取人將自科舉取捨以
社其漸士聞風丕變正學得不泯經史傳
記諸子百氏皆嘗校讎鈎纂益昌之乱委
于兵火今僅存者讀書日記二十卷雜橐
十卷
江中庸大學講義二卷嗚呼嘉父
所志所學蓋將以千載自期行方而氣和
見義必為視人有不獲必起而援之其曰
果善蓋允蹈焉世率以孝行詞章吏事若
不相涉蓋曰格物窮理修身齊家者動必
古訓閉於事情為詞章必迂為吏事必疏

號曰文士曰能吏雖不學無行不害也不
知今之爲學復與古異今之文古所謂辭
今之政古所謂事今之才則古所謂佞人
士人也夫使學而本諸真知著于實踐則
發爲辭辭則而理施之政政裕而密非今
之所謂文與才也謂予不信則如嘉父者
亦恥然一儒生耳其辭達其事治皆爲世
所推許然則非本厚而未滋者
乎魏氏
世爲邛之蒲江人嘉父名文翁父諱孝壽
贈朝奉郎母高氏贈宜人由朝奉而上祖
諱華曾祖諱大昕則皆某同出也官自迪

功郎至朝議大夫年五十有一取同郡韓
氏迪功郎致仕起之女封恭人三男子強
恕恭愿進忠恭愿以後其叔父文翁女子二
人未嫁予歸自靖強恕兄弟拜泣而請曰
自伯父之南遷也我先君貳成都守叙南
皆除館以望歸去年八月聞伯父被命西
還丙夜得書時已被疾猶亟出觴客以識
其喜今伯父優游林泉先君不及見矣墓
門有石舍伯父誰宜予歛泣言曰諾哉墓
在普慈鄉仁惠里乾山葬以紹定五年七
月丙午銘曰

姿金玉兮言穀粟兮生何篤兮天沃沃兮
曠其暴兮命何蹇兮誰痛毒兮奪之速兮
民無祿兮匪我獨兮

大理少卿直寶

謨閣楊公墓誌銘

孝子之於親也愛之斯錄之故有復有重
有銘物有烝彝鼎上之報功也有大烝有
銘常有追祿有策有諫有謚逮其降也
文於窆石曰碑然而鮮不浮譽而溢美漢
人已謂碑銘惟郭有道無愧然則自有道
之外皆愧也予雖不佞不敢冒所愧以諛
墓而有德有言足以命之曰無愧則僅僅

見焉今銘楊公叔正其一也開禧三年吳

曦以蜀叛成都路安撫使楊公輔會僚屬

議同官三十餘人愕視莫敢發公時攝府

學教授獨誦言今日之事當計逆順不當

計禍福僕言是則正名討罪曷為弗克不

然願與先生死此以報國楊公壯之未決

也公泣下嗚咽請致為臣而去賊平部刺

史陳邕上其事一詔迂一官又十九年湖

州寇潘丙授濟王以叛有司當正以法議

一及之輒中其禍於是廷紳捫舌紹定元

年公以戎監對垂拱殿謂去歲風雨為暴

水潦潰溢此陰盛陽微之證而臺臣諉曰
雪川水患之慘桀之餘烈也嗚呼尚忍言
之後又以理卿對遂申前說謂巴陵追降
之命重於遠羣臣而輕於絕友愛陛下居
天位之志逸則當思天倫之大痛雍熙初
元秦邸歿於房陵旣行封謚又錄用其子
極其存恤之意今乃曰不當爲之後以貽
他日憂何聖世示人之不廣乎又曰今日
不言後必有言之者與其追恤於後固不
若舉行於今也是日詔直寶謨閣知重慶
府嗚呼明君臣之分厚兄弟之倫是雖人
所當言而利誘物遷不反是爲非則舉細
遺大公能循理盡分使頊者惕懦者立事
君持身之槩若此吾銘可無愧矣公諱泰
之叔正其字也系出漢太尉震在唐君長
安靜恭里廣明中國子祭酒膳從僖宗入
蜀其徙眉青神則自鑑始五傳至鑑五與
鄉舉以三禮釋褐公之五世祖也曾祖考
芳揆考祖封朝奉郎累贈中奉大夫考虞
仲中大夫充秘閣修撰致仕累贈宣奉大
夫修撰公兩召不起謝事凡十又六年蜀
人高之妣史氏封安人累贈碩人修撰守

巴州兼山黃公裳爲通江尉俾公受經公尚幼黃器重之楊致一天倪劇子野真史爲漸漸皆以經術教授鄉里公歷登其門皆列高第家故藏書數萬卷手自校讎年十二三後卽不設搢者幾十歲讀書必及諸實踐舉斯世聲利無足以動其心者初以郊恩補官慶元年與兄似之同奏名類省試明年調瀘川縣尉尚易什邡再爲緜州州學授轉丞羅江縣改宣教郎知嚴道縣特差知廣安軍未至丁父艱免喪知富順監知普州繼知果州召赴行在除工部郎

中遷軍器監大理少卿補外餘年差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疾篤以本官致仕積官自迪功郎至朝奉大夫始仕什邡與使者辯獄事不屈使者賢而舉之教授尤綿覈職事之竅籍自郡守之客始守不可公徑上提學司求避焉石泉軍教授其在羅江制置司撤置幕府適長沙吳公玘諭蜀公遣三書曰使職爲亂而士大夫不從必有不取爲旣亂而士大夫能抗職猶有所憚夫亂職之爲也亂所以成士大夫之爲也每請問論事卽爲改容或疑嚴道不易

治公曰清以蒞之何縣之不治郡守銳意
興作徵索無旣先是邑輸免役並折官價
守更理見緡公數白不聽遂以所當得白
直錢與令所得酒人稍食日爲錢四萬有
可對償會嘉定倅貳闕以公攝事時白崖
砦將王堦引蠻寇利店刑獄使者寘堦于
法或又謂羅長五諸人實尊之當坐死公
訪知夷都實通利店夷都蠻稱乱不需引
導因請釋之不聽乃請于制司去所居官
制司以議舍檄公公但還雅安公白爲小
吏與大官抗声辯是非無所禮遜四川宣
撫使安公丙嘗薦諸朝曰蜀中名儒揚某
之子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毋勳言不用
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
詔任蒲赴都堂審察公以親老辭行詔以
廣安優之在富義視事三日即出相告僚
吏士民其勤攻吾之闕西湖舊有堂名景
濂公易以君子而記之曰堂旣依而旋廢
已廢而復興嘗攷其故則以中遭僞學之
禁爾夫周張二程崛起千載使聖人之學
炳如日星其有功於天下後世甚大其徒
不曰此孔孟之學也必曰此伊洛之學使

人得以集矢於其的者寄意於君子則自
非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者疇忍壞之學
者嘆其遠識郡之府廩充牣籍其數以康
困惠死舉生其後去郡又以祿廩數千緡
于鄰里以千緡為義莊普以叛卒之擾安
居安岳二縣受禍尤慘公力白宣撫使安
公盡蠲其賦凡少府用度悉從減省在郡
凡輸邊二萬緡蠲賦知之振貧賙厄半之
安公復上諸朝召赴行在所公固辭詔
差知果州任蒲日赴行在果以奇零錢
又為民病公會一年經費儲其贏以為諸

邑對減厥數甚夥遂上尚書按為定式民
歌之曰前張後楊惠我無疆蓋吾同年友
張義立方實自發其端而公踵行之凡四
方禮饋率不以入私帑與民約劑而為之
息名長生庫以贍孀獨民至今德之上
嗣服申前詔趣行實寶慶之元也明年三
月乙亥入對後殿首請法天行健奮發
英斷總攬威權無牽於私意無奪於邪說
以救蠱敝以新治功次謂本朝德澤邇
來斷喪無餘民無常心何恃為國次論
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

士以言爲戒臣恐言路旣梗士氣益消循循嘿浸成衰世之風爲國者何便於此上竒其對願問再三越翼日除工部郎中時吾友真希元洪舜俞張行父王萬里新以言得罪予坐遷靖徐純忠胡季昭遷象公來自遠方首及之繇是中外臣民間風興奮相繼言事無所避忌逮淮東之變鬱攸之異言者益衆其端自公發之後四月當對公奏三十年間士大夫之論不過三言而已爲安靜爲用中爲更化安靜則苟偷也用中則模稜也更化則疵政尚多何

更化之有又謂矣端作於開禧之初民力未困故民之常心未失也矣端再作於十年之後民力已窮常心喪矣識者以爲篤論三年迂軍器監時蜀有狄難勢張甚制閩下令棄階成和鳳天水五郡撤戍退屯今四川制置副使趙敏若彥呐時帥漢中以撥干城而軍孤援薄二三公亦郵書奔告用蜀者嫉忌滋其陷以深文詔下四川制置司獄公爲書帥蜀人扣政事堂或曰是將爲趙累公曰非畏累趙畏累身耳自爲書上之引來俊臣羅告狄仁傑對獄

事爲證又請以身任其無他事得勿治嘗以詩爲相君壽有云潭潭位擢昇旣閱二十年治効何悠悠民瘼殊未痊近旬飢餒摘三陲烽火連人意苦不紓生理絕可憐聞者趨之紹定元年三月又對其略曰自去歲風雨爲沴田廬不存饑饉流離人或相食疫氣僨作盜賊肆行淮楚之間狐狸跳梁證狀日異不可謂細故也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使忠直之言日聞而險佞之說不至慘刻之人不用而忠厚之論得伸一掃賄賂貪墨之習而爲禮義廉恥之

歸上首肯再三冬孟之間又對朝拜疏夕補外過辭相君爲書大略謂宰相職事無大於用人用人有道去自私之心恢容人之度審取舍之擇而已又曰慶曆間呂文靖爲相歲月最久孫沔上書謂天下將有土崩瓦解之勢而呂夷簡無一言以啓沃上心以諂佞爲君子以姦邪爲羽翼是張禹不獨生於漢李林甫復見於今末又引史越王事勉相君毋用聚斂之臣殘酷之吏聞者爲之縮頸明年六月至重慶愷悌之政如三郡峽多盜官利其覺籍虛而

粥之民民不願也則臨之以威於是士曠
民窮者衆公曰是駭之盜也斥餘法用從
制司市官田募民墾耕置廩居租以贍貧
困雖嘗爲盜者亦周之期以自新俗用大
變紹定三年夏四月公聞乞歸得請疾且
病矣辛巳即自力登舟丁亥始被命五月
壬辰朔假館于江津趙氏癸卯卒得年六
十又二諸孤跣護喪車以七月癸卯脫輓
于廟公壻于舅故承事郎丙之女三男子
森先卒埴迪功郎前監順慶府酒稅埴將
仕郎一女子許嫁閩叔恭將仕郎孫七人
長續曾以致仕恩奏名孫女四人長適魏
恭愿予從父弟父翁之子也餘尚幼四年
九月丁酉埴埴以母命葬公于縣之玉臺
鄉坤山公峻而裕介而不倨飲食作止有
常無疾声厥行立必正方不苟訾笑祀饗
必躬畧采古禮行之居官薦士惟其可非
是雖達官貴人莫奪也前後三被命召申
命者再凡四辭乃就及位朝著甫三月而
求歸不獲則請謝事其不苟就蓋若此然
濟時行道之心未嘗不汲汲小試郡邑間
贍學助邊代輸蠲賦以至買田屋居養孤

獨之類爲錢凡七千萬有奇捐已祿以償
官類不在焉情其所施僅止此所著書有
克齋集百卷論語解三十卷老子解二卷
雜著五卷類書有春秋列國事目十五卷
公羊穀梁類五卷易類五卷詩類三卷詩
名物編十卷論孟類七卷東漢三國志南
北史唐五代皆類凡爲卷七十有四歷代
通鑑及本朝長編類又二十五卷東漢名
物編三卷詩事類八卷集諸儒易解爲大
易要言二十卷皆手自編綴也某得罪南
迂遇公於于胡語及國事公憂形于色曰

僕必不爲久計也後以書至靖曰事有大
於巴陵者乎不可舍而及也予益信公之
愛其君以忘其身也後二年予被命生還
則公卒且葬矣中道得埴埏書曰父之窆
未有銘公也知我父者父亦深知公敢百
拜以請某每惟世降俗薄人之蒙謫負義
媿阿集垢以終其身者形存而氣腐公也
伸首萬物之上語嘿出處惟義是比則今
雖去世生意未泯乃銘曰
千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尚於叔正
見之悼九原之不可作惟正理具存人心

孰非廣居而安宅苟吾分所當言奚利害
之究度炯日星其並爽質鬼神而無怵五

謝去其主意未可知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一

微何繫計必多其長皆年亦而康爾公少

其必備其辨計世物必養人必蒙結貧清

未休歸公少味海人書父亦然味公歸自

限公卒且美矣中重其書曰父之寧

變其言必必其長也二平午好命主羅

然四言皆平不可合而父少平盜計公之

對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二

墓誌銘

故太府寺丞兼知興元府利州路安

撫郭公墓誌銘

蜀自紹興和戌大棄陝服且割商秦之半

於是西阻天水皂郊東阻大散黃牛而階

成和鳳遂為西南劇開禧三年叛將以四

州事金由是金人知我險易安沂公極力

宣理僅克就緒會移鎮去邊備浸弛嘉定

十年冬虜遂大舉剽西和批天水奪散關

明年春制置使董君居誼自成都進治利
州又明年虜擣河池抄梁鳳秦三泉制置
司退守劔外安撫司退守米倉山蜀之險
盡為虜所覘安公再鎮未及三年而薨南
海崔正子與之繼之未久亦稱疾去會金
鞬相持累歲朝廷患之嘉定十六年召准
東帥岳鄭損超除四川制置使剽屬以彊
事一日鞬虜乘虛大入損懼捐四州及天
水軍退守七方武休僊人三關自沔還利
朝廷又患之紹定元年命湖北帥臣桂如
淵代之先是吾鄉郭公正孫通判金州日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二

墓誌銘

故太府寺丞兼知興元府利州路

安撫郭公墓誌銘

蜀自紹興和我大棄陝服且割商秦之
平於是西阻天水皂郊東阻大散黃牛
而階成和鳳遂為西南刺開禧三年叛
將以四州事金由是金人知我險易安
沂公極力宣理僅克就緒會移鎮去邊
備浸弛嘉定十年冬虜遂大舉剽西和
天水奪散關明年春制置使董君居

誼自成都進治利州又明年虜擣河池抄梁鳳奏三泉制置司退守劍外安撫司退守米倉山蜀之險盡爲虜所覘安公再鎮未及三年而薨南海崔正子與之繼之未久亦稱疾去會金鞬相持累歲朝廷患之嘉定十六年召淮東帥呂鄭損超除四川制置使剽屬以疆事一日蕤虜乘虛大入損懼捐四州及天水軍退守七方武休僊人三関自沔還利朝廷又患之紹定元年命湖北帥臣桂如淵代之先是吾鄉郭公正孫通判金州日

嶺已付之田燧矣公憮然曰誰爲是謀者悞矣且七方深處腹內汗漫無險異時虜自西入則備西可矣今虜攻京兆闖鳳翔游騎數至寶雞則自東入必矣馬嶺爲東西邊之要有險可守置重兵於此以逆挫之虜氣必奪若俟其踰馬嶺逼七方五州地數百里已與虜共之矣時有謂虜必西鄉者故公言不用明年三月虜果由東道縱兵大入捨鳳集不攻而力爭馬嶺田燧以忠義人千四百當虜衆數萬血戰三日夜矢盡援絕遂死之虜既踰險乃鼓行

而西馳騫平原不可復制公之言至此又信方韃人之寇鳳也遺嫚書城下去公移書制置使略曰數年以來虜嘗得志於我今無故請城意未可知萬有一如諜報假途擣亦且有難塞之請將何以應今宜諭以道不可假紳無可借糧無可貸舍是三

者則本朝交隣自有故實非外有司所得專且俟奏報雖然議和乃一時之權嚴備則萬全之計首當飭將練兵以備不虞彼若以和誤我則勿候覆請隨宜勦遏制帥懼拂虜意捐公爲異論四年正月韃人又

至則徑屬他官往武休議和事甚秘公弗及知虜又出嫚書索糧二十萬斛五日取若干斛共使速不罕諸人裴回興趙原而別大赤輩已縱騎焚掠出沒自如制帥方令諸將毋得擅出兵沮和好且遣王良能李大舉詣鳳翔虜酋所回報而督漢中趣辦牛羊酒以犒韃師邊民扼腕切齒公嘆曰餒久戍之卒以啗方張之寇尚策之得耶制司旣又下令悉召西和天水九並邊之師入保七方公謂棄五州守三關則蹙地已數百里痛憤累日又告曰勿謂五州

可棄五州之民痛入骨髓則鋤擾棘矜利
於鋒鏑勿謂三關可恃翫寇縱敵使得氣
去將往來三關之外而遂已乎語聞制師
滋不說公知不可救藥自是兀然孤城東
手待蓋矣韃人自攻鳳翔已分兵入吾境
先自隔芽大散關入韃所驅中原民號
投拜戶有願為我用者公謂平戎既誤若
招納歸附以攜其黨實制變之大機脫又
不納必反為虜導郎言之制帥且請事定
之後分處邊疆墾闢營屯荒田不憂其聚
而生變也衆是公謀諸將亦陰給資糧以
候制司俄下令不納北人大失望於是韃
人因歸附之衆囂籍吾境三關之外生聚
一空四月癸未破鳳遂長驅東鄉時大將
父屯武林公為言武林險絕且重兵在焉
虜決不自此入彼不右闢石頂原則左投
擗子関者陽明日落黃竹苟谷一處透過
數十百騎則武林雖衆無所用之顧乃情
不加省五月丙戌朔越六日辛卯虜果以
輕帥綴武林而自陽明黃竹趨迫興元梁
洋義士先已分戍諸関城中惟忠順軍千
人制置司檄遣略盡其將呼延域亦分戍

石頂原公誓以死守，俄而武休之衆潰，謀報韃人謀趨米倉山寮屬。子正親校，張諒等請曰：「事勢至此，若招江潰，掘米倉，猶可保民，徒死亡益也。」公亦慮韃人由巴山深入，乃亟索呼延，挾俾鳩忠順餘軍以俱。癸巳，遇韃人于沙窩，我師三戰三却，死傷幾半，然猶有支徑可避。左右勸公公不爲，動甲午，韃人自廉水捷出，我師之前。公與兄子鳳州推官宜中、仲子王管機宜文字，文中凡一門八人同時遇害。左右得免者僅一二，具言其狀。行道之人爲之流涕。六月

庚午，余同產兄高南叔某自洋州拔將帥師，還定漢沔，得公杜家坡歛而殯之。其孤黃中自巴山跣護以歸，又明年，余逐自南遷，哭之殯所，且俾商祝陳詞曰：「嗚呼！自棄捐邊，閑誨盜延敵而毀封，破域矣。削弱監牧，專利委責而闕牆鬪室矣。金縉事虜，飲欺茹詐而堂皇四闢矣。有功弗賞，有善弗納，卒叛弗戮，將驕弗戢，而龜玉毀於篋，犢龍蛇生於几席矣。於是公受任於多故，之餘挺身於群疑之側矣。衆投戈於散地，已纓冠於同室矣。衆養禍於八年，已承危於

一日矣既幸生之不忍則一死之遑卹矣
自靖自獻雖爲臣之常分而言不已從事
不已出則一死之奚益矣祝辭至此其孤
黃中泣之慟踊而言曰是深知先人者祝
誦終篇黃中愀然曰不得公一言以葬其
孤即投于地將無以見先人矣予謝曰予
既與而先人言矣黃中曰盍爲我申叙而
銘之予竊惟念去年初夏以書抵靖曰比冬
斃人以和歎我今春又以首書期我乎漢
中戎帥拒弗納或者尤之不知虜情反覆
戎帥未爲失也今書猶在笥而公抱知言
之名以沒是可哀也已然則予既知公之
心予曷敢不公字典祖系出唐汾陽王六
世祖扈自安仁徙臨邛曾王考畋舉元祐
三年進士官至左朝散郎通判綿州累贈
左通奉大夫王考季舒舉紹興二年進士
官至左

子漢皆隨難漢中葬公者黃中與其子久
 傳而已幼孫祖傳則後公五月而生女子
 五人長適文林郎潼川府路都鈐轄司幹
 辦公事張庭秀次貢士何燁次迪功郎胡
 仲榮次趙森次張好仁惟歸明者存孫女
 三人其存者一長孫壻迪功郎簡州司法
 參軍薛桂公初該嘉定十七年明堂恩以
 宮兄子寅中今為迪功郎監四川總領所
 大安軍贍軍倉解官持心喪再該紹定三
 年明堂恩官兄子寬中黃中將以紹定六
 年十月癸酉奉公之喪葬于臨邛縣白水

里之東岡與張宜人同兆既謁紹於予庭
秀又狀公行以來乃叙而銘曰西南之禍
信亦有繇墻藩隙壤寇戎之招金繒賂遺
疆胡之挑伍乘弗整戎器弗穀彼矚然者
專利宣驕造攻稔釁匪一朝夕公與受敗
力支趨趨乃設地險乃絕虜邀誨諄聽貌
以我言詆一策不試咱于獍梟循義盡分
公心孔昭我原厲階揭銘山椒

國學貢士胡伯清墓

紹定四年秋予蒙恩歸自靖道荊州之沙
市鎮胡嘉過予涕泣言曰我先君之葬以

元年十一月甲申墓在澤山之原昔者未
有以銘之重惟先君嘗以博士弟子員事
先生先生之典校南宮也嘉又以諸生被
選然則銘非先生誰宜授予壙記一通則
兄森所爲也記曰先君諱挺字伯清某州
某縣人少有立志從遊皆聞人尚友必勝
已謹自飭期毋愧古人嘗語鄉人曰吾鄉
自厲仲享於仲山學于京師過江來無聞
焉結廬澤山聚辯於斯躬帥其子弟罔晝
夜作輟慶元五年升名于大司成後十有
六年嘉繼之又六年從父弟焱繼之又六

年森又繼之森先以嘉泰四年舉于鄉嘉
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皆先君刑善之由先
君未四舉禮部不一得輩流稱屈俄感未
疾詔森等曰外襲而取之者吾志不存焉
而等苟能精義迪彝以不悖厥衷吾歿無
憾時嘉尉處之遂昌筮日將車就養而疾
彌留繼以大故實寶慶二年九月某甲子
年六十有二先君柔直惠和孝友任睦書
魯氏問有餘一章實坐右日省以事其親
親疾不脫帶左右嘗藥致喪以禮忌日必
哀遇事肯綮善劈析鄉有竭作禮荒之議

則就之好施予不問家人有無里稱其仁

會祖考諱仁善祖考諱資淵考諱作乂妣

某氏記不載妣及所居州邑先妣於氏先先君十九

年卒子男三森轟嘉女二適於堯知忠翊

郎陳履泰孫七予讀之愾然曰自蔡京更

太李法歲鍛日鍊惟以鉤章棘句為工仁

義禮知之本心薄蝕殆既雖訓故義疏之

書且不暇攻矧能立其大者予嘗尸厥官

惕然如不容今觀胡生食太學之祿者三

十年不措於時之恫不瘁於身之窮不熹

於子之通而學之充而德之崇而理之融

亦庶幾君子之日終始予不能銘諸旅瑣
之憧憧嚳又六千里以申其請于叩書用
識之庶有以誌其馬鬣之封歸自靖之明
年月建維亥營室方中識此者誰史臣了
翁是為銘

故迪功郎致仕史君孟傳墓誌銘

今之學者例曰自隋唐以科目取士士狀
於浮夸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姑以譁衆攬
榮亦可矣乃若窮深務廣則有司所未喻
博古通今則有司不及知故遂以大慚則
大好為不可易之論嗚呼胡不以吾友史

君孟傳之事觀之嘉泰元年子以劔南慕
府較士子眉士之通春秋者詢以霸業所
由始迨策士以漢中朝唐入閣本末為門
其間乃有博瞻宏麗者予異而拔之則冊
稜史孟傳守道也其年共叔父君承名坤
柔與其鄉人稱之無異辭予始內交焉又
九年大比有司以左右史公革策士有謂
二史不當隸兩省又謂國朝之史自時政
記起居注國史日曆實錄玉牒聖政寶訓
等書凡皆經歷宰輔始得上聞故載筆者
不得直書反覆辯析如素官于朝者發其

名又孟傳也又九年就外省疏春秋經傳
抵牾辯晰不遺有司愕曰是敢與公羊子
辯必老於經者乃得奏名嗚呼孟傳以正
學直道未嘗爲大慚之語也而有司取之
公論許之是則患有司之不公不明而惟
浮靡之是習苟以譁衆攫榮者不惟淺之
待人亦薄乎處已矣得之不得固不在是
也孟傳治裝入對忽以疾卒實嘉定十三
年正月甲子得年四十有八詔附劉涓榜
賜同進士出身授迪功郎致仕紹定五年
十二月癸卯葬於墓順山壽鄉及罔之原

予得罪南遷會恩生還厥子廉壁過予泣
曰父歿十有三年矣龜始食哀惟吾父生
而惟先生之依歿而非先生之文將亡以
寔願有以寵綬之嗚呼孟傳非予銘誰宜
史氏自臨邛府君灝始入蜀占名數丹稜
八傳至克恭自榮州軍事判官攝本縣令
禦賊于蟠螯峽以死嘉泰間錫廟褒忠封
忠佑侯曾王父憲王父儀迪功郎父元談
妣王氏孫氏孫故太學博士逢之孫知永
睦縣份之女孟傳孫出也眉目秀傑矩範
夙成年十四以能文名于郡國舉文固非

其好也自經子百氏及歷代國朝諸史一覽不忘故發於文則援據詳博詞辯雄放頃刻數千言見者駭服退而即其人似不能言者異時學者託周程諸儒先語以自標榜孟傳爲詩曰但使躬行皆孔孟何憂吾道不周程

學日肆

名曰大願交者日廣每誦前輩語云士不可多受恩亦不可多受知故獨於予爲平生交予召爲學官孟傳不能從則以屬予外舅故荆湖北路刑獄使者揚公燾予後守漢守眉持節壺遂又與之俱始識後終

劉公光祖鴈湖李公壁皆恨相得之晚李公嘗語及本朝明堂用吉辛故事孟傳隨問辯對不失一字屢試輒竒有欲爲之地者孟傳不可曰爲我謝天君吾寧黜不是之爲也取同郡季氏生一子即庶壁嘗與賓薦一女嫁同郡劉鑄弟守文愛之篤推田廬予之予爲買屋于眉之南門有大家以小屋易之孟傳不之較亦未嘗形之言也平生論著有傳齋集十卷傳齋有用之學二十卷春秋統會十二卷周禮略十卷書畧十卷詩略十卷廣編二百卷雜抄五

十卷國朝名賢年譜十卷廣編彙未竟也
孟傳爲人不苟得不輕訾笑不戚貧賤於
我乎館者二十年猶一日也所謂博聞強
識而遜篤善行而不怠孟傳非與雖然孟
傳之遇也有同取之公論予之此人心之
公也而未及有行天遽奪之天固與人異
嚮與銘曰茸顯瘞在式登于耆侯德侯藝
匪折伊竒謂天簡賢我不敢知胡環爾蘊
靡一日拖如馬斯馨旋控其馳地有已
茲銘永貽

恭人楊氏墓誌銘

予同年進士今四川制置副使趙敏菴
訥將以紹定六年二月某甲子葬恭人楊
氏於彭州壩口鎮僊居鄉庚山之原先事
以其姪婿戶部分差利州糧料院朱元之
狀來請銘而敏若以書申之曰吾婦世家
資中徙昌元魯大父說大父師中父鐸母
杜氏吾婦十歲喪母克自準繩凡女工酒
漿之事罔不畢誠吾適母吾婦之姑也知
其賢請以婦我於葬祭自致其誠敬洞洞
屬屬如事存事吾母吳夫人無敢慢吳曦
以蜀叛鄉民將伺時斂攘吾爲之捐私財

料丁壯以衛鄉井尋以授吾婦曰若居守
吾省凡於閭奉母出三峽乞荆襄之師借
用揚氏之甲撲逆焰而後可以有夫婦也
乃行吾婦不憂不懼治酒漿炙食伍其衆
而日犒之大得人和盜爲屏息吾抵夔曦
以愛將祿禧扼瞿唐俄報曦投首禧懼將
走胡以遺我患吾携其肘腋戮禧而拊其
衆厥後吾分符授鉞當時多故靡室靡家
吾婦里居泊如也吾守漢中與制置使鄭
損有違言中以奇禍賴有白其寃者猶坐
免所居官居數年鞬躡漢中鑿潭毒赤地

而去朝廷不我終棄俾貳荆閩吾受命若
洞瘵之臨其身吾婦曰事君之義不避害
不辭難君何疑焉乃起視事軍律賦輿皆
非昔比未幾鞬乘虛闖關大入吾婦時已
抱齊絜其二子轉徙舟楫古渝則疾不可
爲矣時紹定五年正月甲午也年六十有
四嗚呼穀不同室殞不褰屣葬不臨穴而
又不得公之文琢諸碑銘無以慰九原之
魂釋二子之哀予讀之撫然日中庸以詩
樂尔妻帑爲率性修道之端大學以詩宜
其家人爲修齊治平之本人之其所貧賤

富貴無不以室家胥變爲樂而采薇出車
杖杜三詩序情憫勞所謂王事靡盬不遑
啓居者雖以天子之將帥衆戎車駕四牡
與征夫隸人其情則一時之所遭古蓋有
之敏若不幸而遇人之不淑予何敢固謝
接狀恭人事父孝父喪時從敏若于丐不
得與於哭泣之哀之死猶流涕道之不辭
於心佐敏若紀家事秩賓祭法度森肅艱
險畢嘗教二子圭夫珖夫皆克自立婦孫
在列閭閻以和圭夫

年進士前從

事卽合州軍事判官珖夫時監四川總領

所隆慶府贍軍倉孫男時銷補將仕郎孫
女二長許嫁晉原錢某銘曰天不靖周蜀
禍孔稠英英趙侯同國戚休天哀民劉乃
作之述宗牖奠酬賓筵饋羞深方淺游不
遺侯憂侯駕伐收華途孔脩夫人奚郵妻
其歸立

迪功郎致仕程君墓誌銘

予被命帥東川眉丹稜程安之從予遊一
日裒其考君行實一編泣而請曰安之不
令繫父兄之教以齒于士賓于鄉升于學
居歲餘未有所成名也惟親年之是懼萬

里馳歸而上堂無父焉者褰肆以哭吾父
吾悔之念不得先生之文書之墓石爲前
人光無以志吾悔也予嘗讀昌黎韓公文
至於哀歐陽行周之辭曰詹在父母側雖
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
其志樂也夫人有離父母之憂而外求所
樂以解憂焉吾謂無是理也今於安之而
信將授之銘而安之之兄卒安之持赴哭
不自聊曰吾父吾兄之亡吾皆不及見吾
其行也以棄父事以慰母心雖然何以贈
我予亦爲之泣下迺銘君諱南金字叔貴

九世祖別駕君光履自武昌來徙家爲丹
稜人曾祖仁仲祖隲父益母揚氏劉氏君
蓋伯父昇臣革之子昇臣博習士也爲鄉
先生巽巖李公所知仲明舉昂任于是邦
因內交焉一時秀士皆從之君漁獵經史
口誦手勦尤殫思於音切句投之學既爲
叔父之子父母性嚴憚不假人以辭色君
朝朝暮夕順適無違父以賓朋詠觴爲樂
家有亡不恤君必竭力承意至貧賁以爲
養父母愛諸女君視父母意禮娉惟欲無
所於吝父歿姊妹以治命捐田佛宮君又

敬聽之教二子擇所從師而躬自程督率
夜漏三十刻乃即安夙與連戶蠲除家事
不戒而治其族子洋州史君內確過之喜
日吾家久閱弗耀我強自立懼亡以繼也
叔父義方若此家其昌乎寶慶元年季子
安之與從子圖南聯貢禮部安之又以選
補學士弟子員不欲去親側君勉之使行
將俾求友四方所以望安之何如而子之
歸也見父于子之心又何如君嘗以恩
封迪功郎致仕辭以寶慶三年十二月戊
申享年六十期以紹定六年八月丙申娶

氏封孺人生二子長之善字子見爲父
宅兆感疾而卒則六月己亥也季即安
之女一人先道史德麟再適杜嗣賢內外
孫男女六人安之兄弟始以母命治富壽
鄉橫石之孰知其兄得年四十前葬三
月遂從父于九原嗚呼父者子之天兄者
軀之連父篤行而寡遂兄有志而不年宜
其情之久而涕之連是爲銘

永康軍通判杜君墓誌銘

始予迎婦成都吾舅威州府君教子有矩
度其家子廣心字德克威州誨之曰魏華

父志紹往哲吾以子妻之非若世之繫援
高門也將俾女曹觀善刑德焉德克服父
訓唯恪敏學馴行有聞于篤紳間雖然予
猶未之深知也德克允再丞縣久宦弗遂
予甚念之將爲之引重于諸公貴人會李
季允真自潼川移常德予代爲守新故侯
飲酒樂故侯曰我有婦黨爲射洪令子爲
我舉之子之婦黨杜某則予不敢違遂以
篤書一通授予曰是將舉射洪令者子以
吾名政畀中江丞子爲德克言德克艱然
口然則是舉潼川守非知有中江丞也况
子也方以大公至正表兢廉貪而涖官之
初與故侯更引私親何示人不廣子其辭
之不然則以付射洪使自爲謀我不敢膺
受至是予始知德克之識果有異於人也
德克少鞠於母黨八歲而歸建寧王父事
繼母尤得其驩心劉文節公之妻李與吾
外姑昆弟也德克早親文節之教氣質以
夷又及事舅息齋先生李公嘉謀見聞染
濡鄉趨近正以父致仕恩補官監雅州盧
山縣酒務轉爲依政中江涪城三縣丞知
崇慶府江原縣制置使辟通判永康軍未

上丁母憂未除喪紹定五年三月己亥以疾卒年五十有四階奉議郎服緋衣銀魚鳴呼德克而止於是耶初仕廬山輸負課於期年部使者才之檄攝隆州監官邊散室滲井坎沛然在依政郡使輔邑長治租賦長不嫌其逼邑有土門堰官吝於費歲輒壞德克賦吏庀役人利灌輸在中江捐奉泉始官舍以奉母攝今蓋亭以治稱暨丞涪城刑獄使者應懋之留以自助謙議不問其長推鹽法不盡利掌米廩不求贏部刺史郡守交薦譽之改秩知江原縣縣號難治輸負課爲緡十萬有奇增楹以築繩橋民不病涉至是仕二十年矣奉賜率緣手盡聚書求友田畝不長尺可取於物之薄蓋若此而天亦不畀矜之也杜氏故隆州仁壽徙華陽其譜由唐翰林學士孫能以下昭穆可考曾祖開祖宣義郎知來考朝奉大夫知威州先母尊江張氏繼母江原張氏雙流李氏皆封安人贈宜人妻封安人於宜人爲姑姪知懷安軍嘉禾之女安人始歸杜氏德克父祖皆無恙三世指于安人左右承事無違李宜人沒安人

哭之慟繼以毀卒紹定四年六月某甲子
年四十有九德克哭母未幾又喪其偶益
不自聊明年予歸自靖道成都弔之恠其
神離而形瘠爲留數日乃別抵里閭則德
充訃聞矣六男子長直柔先卒次直温直
道直中直諒直養孫男三人慶初慶餘慶
增初爲直柔後孫女一直温兄弟十六年
十月甲申奉德克與安人之喪合葬于成
都縣金泉鄉坤山之原先事來請銘銘曰
物競我舒人棄我趨謙靜有福匪天道與
而嗇其齡而扼其驅輻有所制豈亶然乎

故祕書丞兵部郎官潼川府路轉運

判官張公墓誌銘

開禧二年秋予以言事忤權姦與范少才
子長趙全道大全相繼補外明年參知政
事李季章壁薦士二十以實其處而召者
僅四人唐安張公鈞其一也公自瀘州通
判對便殿言曰陛下初即位劉光祖嘗以
吾箴進讀至思箴陛下作而曰當從原頭
上理會大哉王言真天下國家之大本也
遂上三疏其畧曰陛下之所謂原者皆爲
一權臣所湮故使天地人之憤塞乎宇宙

之內抑鬱不得伸以兆其變因祀隱喪而
禮樂之原湮以臣掩君而忠孝之原湮殺
賢進姦而威福之原湮廢經反常而學術
之原湮相恐以權相招以利而命義之原
爲所湮矣主竊於前僕貨於後而爵賞之
原爲所湮矣湮法度之原而本朝美意多
廢湮廉恥之原而人才良心幾壞陛下即
其所湮者以爲規摹之要其序有六一者
躰乾而總萬化之目二者法祖以還舊制
之良三者用禮樂之實以破曩日之餘氛
四者修仁義之實以淪曩日之乖氣五者
救活生靈使與權臣剖戮生靈之禍等六
者振厲士夫使與權臣斲喪士夫之心均
則原之湮者徹何物驕虜安能勝陛下澄
原進德之力哉二曰今日之最急者莫急
於活百姓蜀自紹興末年以來一塵不警
百姓歲輸贍軍近貳千萬緡泊權臣忽開
邊於大饑之後用度繁興內郡瘠庾取之
無錙粒之積調夫繁夥倍於常賦激賞竒
零旣減又復陛下赤子或死於餒或死於
兵可謂已極若非陛下以愛肌膚之心愛
百姓以畏夷狄之心畏百姓使此念充塞

彌瀚以起天地悔禍之心則國家豈不岌岌然今亦不過取之天取之人取之地以爲吾用而已取之天者欲使實德散爲雨暘雨暘結爲百穀取之人者當散權臣之家貨以拯百姓之窮困取之地者欲舉鄭剛中營田之法爲蜀民除對羅之害推之荆襄以及兩淮無不可行其三曰天地之間惟忠義二字以之經天文使三光不失其序以之緯地理使岳瀆不失其宗以之立人極使彝倫不失其道惟陛下力行君師之職於一身以起忠孝之心於天下苟欲更化莫此爲切不然何以謂之化也夏六月旱詔求直言公上書謂陛下當求之一已不可求之天地又條更化之說一更弊之說六辭頗剴切嘉定三年九月輪當面對有仰觀俯察而見天心未復近采遠取而見民情不寧泝大計所自而貨源欲窮聽四方動息而寇憂難置率人所難言予嘗妄謂直道而行宇宙間同此民也正學以言士大夫同此心也自非豪傑之士則屈信消長未有不繫乎時之昏明治亂者自乾淳至紹熙人才輩出一挫於孽韓

之凶焰至泰禧開邊大官喑啞小臣退縮
無敢矯其失者人謂士氣銷鑠尽矣而嘉
定之初勉而行之忠言讜議尚班班再見
嗚呼使常如嘉定之初則未戾之民尚有
夷屆乎公奉使東川予與之爲代居數年
公卒予再任王朝以言事徙湖北之靖蒙
恩西還其孤猷子狀公之行泣授使人以
抵予曰吾父之友今其存者無幾將葬矣
墓前之石非執事誰宜銘會予被命渡瀘
未遑也猷子請不已則爲誌其事曰公字
子和張氏其先自文紀葬武陽至唐大中

有名祺者徙名數于江原曾祖父弼以八
行遺逸應聘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終宣教
郎懷安軍教授祖浚早有声上庠父珣贈
朝散大夫妣何氏立氏俱贈宜人公生九
年而何宜人卒事繼母以篤孝稱紹熙四
年登進士乙科授迪功郎主洋州西鄉縣
簿再調隆州州學教授改宣教郎知漢州
什邡縣事通判瀘州召赴行在除太常寺
簿遷國子監丞擢太常丞廉權兵部郎官
除祕書丞請外除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兼
提舉常平等事改轉運判官罷踰年復元

官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以卒公自幼藻勵名行不爲凡兒少長直欲尚友古人一時鉅人元夫率從請益而得於孫公巖老范公文叔爲多出語輒驚人不襲前跡才壯意新自成一家光宗初政公上書論國家大耻踰六十年而不復其未又謂古有四禍中宮外戚閹寺朋黨而夷狄不與其論事皆若素官然迨對策集英殿首論舉朝克已而後可以觸一人進德之機未言皇子萬世攸繫豈可以世間學者之事責之有司第其文爲舉首尋尼於異論

然自是聲譽籍籍薦紳間矣始仕西鄉復故侯所瘞堰疏泮原木馬之水以溉民田凡二百餘頃糗糧用充修縣學羣秀民而教以禮節人嘉其知務及蕪餉屬萃財賦源流爲八十一門門各有序有編年有叢志又有大序使長馮公震武甚器重之今其書傳於世教授三嵎留意公養士之升堂者每以六學相講切嘗舉張忠猷公四勿箴爲勸不專勵以科舉之習什邛縣大事劇始至大書治事之所曰奉公如奉上帝克己如克勅敵愛民如愛赤子防吏如

防餒狼雨賜少愆詣社稷請禱必躬必誠
在廬會賊曦爲亂公思所以拒僞帥主鉞
守川陸以待王師者朝思夕厲得疾幾殆
丞太常丞祕府所陳皆君臣父子夫婦之
大倫雖敵已所難受者皆爲上精言之逮
使梓部袁矜審克至論決死罪或至泣下
常謂人不死於刑獄率死於水旱亟請于
朝勻度僧牒以爲常平糴本先是紹興間
田晟領西師駐鄂歲徵銀絹于東西蜀以
充犒賜公以例遣而部運官吏爲欺朝廷
以罪公其事雖卒暴白然里居數年公不

後斯世志矣元配李氏通直郎瓌之女繼
室費氏迪功郎洪之女俱贈宜人又繼以
王氏封太恭人有子五人存老端老持子
猷子驥子二女子長適承直郎瀘川軍節
度判官范充孫次適從事郎資州資陽縣
監酒稅務楊密之存老端老驥子先天滿
覺持子及二女後亡孫一人順孫外孫男
女四人猷子則弟某之子公謂是大夫之
嫡孫兄弟之子也命之曰猷子王恭人推
本先意遂以猷子爲後將以紹定六年八
月丙申葬公于縣之隄爲鄉清陽并大夫

之墓之側公所自扞也銘曰磊磊乎德而
度也犖犖乎忱而裕也滋茲乎善之慕也
顛顛乎守之固也微主之弗顧也微命之
弗達也絀信安於所遇不以易吾素也

雒縣丞章公墓誌銘

予少之時志於博識自書契以來數千百
載徃徃貫穿淹該引筆書紙或爲人稱誦
然不必及協古人槩矧也年十有七從鄉
先生章公游先生必迪以義理語輒心解
似不以九兒畜之予益慊然自愧慶元五
年先皇帝始策進士予猥綴科目涉歷中

外凡二十餘年先生始舉進士先是淳熙
十六年先生以詞賦舉于鄉嘉定四年再
該免舉恩與樊武仲庚譙仲父仲午賀春
卿東寅及予弟文翁偕試于類省試四人
咸在選先生獨被黜又三年與予同產兄
高南叔稼西叔崇周宗澤巖舉韓子猷季
壬四人偕試又獨遺先生得失雖不足深
計而命實有制焉又三年當嘉定九年始
見錄于有司明年唱第廷中調眉山縣主
簿每謂官無卑皆足以行已爲簿正則稽
民版扼吏姦攝校官則明義理勸孝弟再

鶴山集卷八十二
轉雒縣丞則審券劑明簿書受米粟之征
則平槩量削贏餘所居見稱廉平嘗講學
雖事劇不廢紬繹嗜儲書雖家貧必畜經
史爲詩清婉而深醇自陶杜訖蘇黃諷詠
弗置尤善茗飲不以酒亂德予自潼川召
爲郎從得先生書貧堅老壯將歸就而正
焉而先生年七十以疾卒於官實寶慶元
年七月乙丑是冬予亦以言事徙湖北之

威聲懔乎北塞信惠行乎南邦未究厥施
賚志未終偉好謙之承考將祔葬于漢中
而韃虜內訌傷其丘封乃端平之卯月空
安樂之丙峯日值壬申歲陽闕逢嗚呼君
雖云亡耿耿厥衷知之者安崔曹范諸公
銘之者太史了翁雖墓表之未合尚斯銘
之折衷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三
墓誌銘

知南平軍朝請江君墳墓誌銘

寶慶初元予以言事遷靖建士江叔文爲
求平害叔文從吾友真希元游最久聞見
熏蒸貌肅而氣和孳孳然惟講學是崇不
恥問於予逮予還蜀之明年起家帥東川
而叔文亦守南平壤地相錯聞其綏御夷
漢一境清晏益信希元不苟求友也予方
遣人問無恙忽以訃告予驚悼失聲爲經
理其喪請以歸歿明年其孤燧等以汀州

李侯華所狀言行走介乞銘于行都嗚呼
饗吏媵民豐已天或壽之如吾叔文之秉
一章廉而靜明而不苛則速奪之是可悲
也已叔文諱墳世家建寧之崇安縣曾祖
灝朝散大夫知南康軍祖臬迪功郎藤州
岑令累承議郎父壽累贈朝請郎妣安人
梁氏朝請君嘗以餘財荆義莊闢塾延師
聚族教養叔文肄業其間絕出流輩游庠
序卓勵有声兩舉于鄉一舉于大學嘉定
元年希元以博上校禮部試得其文視知
貢舉倪尚書思嘉其有憂世志擢第授迪

功郎福州古田縣東尉縣有海寇出沒帥
守檄叔文檢視戰艦道與賊遇密授弓卒
擒其黠者餘黨悉遁任蒲閔陞從政郎調
武岡軍司法參軍郡守問以綏御之要對
曰吏廉則逸安再三奇之命攝僉書判官
事有淫祠號剗平王丞祝憑附至用人于
廟叔文請焚祠毀像籍巫祝之資以犒軍
尋文林郎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檢法
官平及死獄執憲明允刑獄使者葛公洪
刑部尚書徐公應龍竦舉之改通直郎知
永平縣事以

上登極恩轉奉議郎賜緋

衣銀魚縣故徭地其俗有如甲殺乙則乙家執丙以償而書于牘以識其事蓋洞徭無所赴訴而籍丙之詞以声甲之罪其事

曰準擊

口甲切旁擊日擊

其牘曰木契甲雖不得

免丙則寃矣叔文彊以王法因告部刺史憲其禁永平當浦予惜其去請于京胡制置使辟差通判本州吏民習其教而予又得與之處者二年差知南平軍過家首問政於希元希元爲序論之大略謂叔文之先象州以吏治名當世叔文以世學踵世科推所以治靖之廉白清簡者而治南平

斯可矣若錫光任延漢守將耳於交趾能興其礼義之俗於九真能迪以父子之性是變戎而華也今之吏細者爲蝨爲蚋以啗人之膚大者爲獬豸爲鑿齒以血人之顛以劫其家以封其孥於是民始群然喪其樂生之志而自棄於盜賊之徒矣是馳民而狄也以中國之士大夫爲天子之命吏而其所爲亡異於狄亦何恠其民之狄哉叔文聞其說旣躬蹈之又以風屬城之爲吏者公嘗條五事以聞■上極陳邊障空乏不宜視內郡科調而於支移之虛名

論建屯悉大抵如軍裝布帛取之成都
不以時至而梁山軍衣抽忠州博馬
鹽給賞茶棊涪諸郡袍襖之類皆不報
期會惟大寧鹽歲計鹽租可救目前之
急然視舊緣十之一惟有徑令輸總領
所而對折南平當輸之錢亦可乎自餘
所陳皆居郡日熟察民隱可爲永利者
蜀帥上其政最將以叔文知開州未及
報可疾不可爲矣實紹定六季八月二
十有六日享年六十有五娶張氏封宜
人子男六人登寶慶二年進士爲從事
郎汀州軍事判官缺受公遺澤補將仕
郎銘紹定五年進士誅貢于鄉錄錡未
仕女三人諸孤卜以端平二年十有
一月甲子奉喪窆于建陽縣西臺山之
原嗚呼以身發財以財發身反覆之間
而仁不仁自貪親成俗驅龍蛇以賊吾
民如吾叔文以清白足以信乎屬境行
乎殊隣蓋叔文所謂吏廉則邊安者服之
終其身是心昭昭知江氏之世有人也
是爲銘

朝奉大夫知巴州常君

有開

墓誌銘

始予守潼川常君子先有開宰涪城頗有
惠愛心實嘉之列諸朝曰剗除苛政撫字

疲吐曾未期年已見成效蓋承貪虐之餘而能撫摩燠休之也又十有餘年君再轉而丞吾州予返自南遷君辱臨馬里之父兄子弟又能道其調護火井夷情予益知予先之行浮於詞也言于制置使李李允臺辟知巴州予守瀘而君寓是邦又得亟會於是端平改元年七十有七精神爽伉髮目炯炯漆黑如五六十也八月庚午忽以疾終于家其孤南強兄弟十二年八月丙申葬巽山之原予承詔入覲道瀘而丐強南金乞銘謝未遑也行李追至京請益

惟予閱其狀系出唐宰相袞之後六世祖惟簡銀青光祿大夫監察御史兼散騎常侍寓居于蜀曾祖拱忠翊郎祖揚修武郎徙名數于富義父仁紹熙五年以慶壽恩授迪功郎及君陞朝累贈朝奉大夫妣蒲氏贈宜人居幼而就傳授書過目成誦修武謂是子也大吾門者兩與賓貢舉慶元二年進士調宜賓縣主簿嘗攝令究心職業刑獄使者王勳廉知之會寧囚斃于圜者多檄君換理曹臨鞠得實使者交舉之調滎德縣令名實廉勤朝夕服念公井益

爲吏 咸行旅不通則抑遏豪民 檢捉
吏姦而除其害歲餘丁父憂免喪授潼川
府錄事參軍居民失火有疑縱燎者九被
執詣府立斬以徇人利害相誣君白府請
俟訊爰得實乃辟民用弗究復調渠江縣
令安沂公丙宣撫全蜀有嫠婦挾公書以
求直而婦之辭妄君一折諸理兩造咨異
沂公亦不以爲忤也 改宣教郎知涪城
縣事勸人以救饑編竹以棗水民用莫君
通判重慶府先是黔以蓋糴米久之而弗
給益更以免錢役之半米旣入而後錢之
歛如故君受臺檄覆視請併以夏秋役錢
對給且減蠲糴十之三著爲定式再通判
邛州會雅邊有警帥閻遣君閱關隘招士
丁君條陳防守之要在牛口且乞官備器
械縣獄廩糗尉差右選以任訓縛之責悉
見聽用夷不敢犯君前後四十年書十五
考積官至朝散大夫巴州之辟報可而君
不及拜矣嗚呼理道不競士罷輒不才與
吏爲市視民如仇者此無以議爲號健決
有能徃徃教狠貪黷以私喜怒肆于民上
其害甚於不才若君之謹飭和平終始弗

渝而不得乘一障以沒是可悲也娶揚氏
勾龍氏先氏皆贈宜人子男三人南強以
明堂恩補將仕郎南金將以君致仕恩補
官幼子申女一人適眉山進士孫嗣勛銘
曰秉德兮靜淵居官兮飭虔恂恂兮訥訥
兮如不能言所居而稱焉已矣乎常子先

姪女端意墓誌銘

導江黃不已以書來曰之純昔歲客臨安
辱先生之知許以弟之子妻之其後先生
南遷之純西還乃紹定元年十月外姑李
夫人醴子而遣叔舅叙州史君賓遠以歸

于我名端意小字廣今年年二十有七有
娠尋感疾以歿實端平元年十二月戊辰
也嗚呼痛哉夫人哭之慟曰爾之柔順端
靜不妄言笑自爲我家婦七年之間以爾
妾姑與尔母之喪綵衣佐餼曾不冉歲爾
乃疾病乃不字乃罔克壽以重爲我哀越
五日壬申先生亦以辭吊之曰爾夙喪而
父前歲又喪而母爾遭閔凶亦云極矣旣
極而通汝之舅前証盡白方以郡紱起家
夫子有声士林亦將簿正成都尔乃殞棄
盛年爾之諸父唯吾獨存遇此不淑其何

以爲懷也之純痛惟婦忝而生於鶴山先生之家又忝而能馴諸父之訓而其不忝乃有如祝辭者今命詢于蒼龜將以端平二年 月甲子葬于 鄉 里山伯舅昔賜之銘昔柳氏之小姪尚託柳州以不朽柳州伯舅之所不爲婦之年又不爲小不宜使視柳氏小姪弗如也某執書哭不自勝爲之銘曰喪父景翁喪母李氏叙守文翁亦復爾棄僅存唯吾與兄尚志吾以君召寔不爾視爾舅伯恭尔夫不已求我銘寤予尚忍識緘淚矢詞以納諸隧

知巴州郭君 叔 誼 墓誌銘

慶元末予試吏西川幕府與郭君幼才爲僚暨守肩幼才爲青神宰戰姦弭訟崇學勵俗有治理声予嘗以陞陟論薦其後南海崔正子與之制置四川辟君巴州則已迫致事之年權相持不可予爲言君之才開明彊齊徃徃精練少年所不及况西山爲西南劇惟才是擇何可限以常制相不能難後果以治理聞後九年予論事南還君固無恙也又二年歸自瀘其孤允文墨經過予視以郭方叔黃中之狀爲艷然以

駭其略口公諱叔誼幼才其字也郭氏系
出唐汾陽王後有諱及者爲廣都令因家
于縣及兄再爲御史中丞葬縣之靈谿鄉
墓至今存曾王考簡修妣宇文氏王考之
邵妣楊氏張氏考澤以公貴贈朝散大夫
妣楊氏贈宜人伯父汾號冲寂居士以孝
友文學聞于鄉娶宇文氏生四子君爲仲
庶母史宜人出也大夫無子取君爲後氣
稟疑重七歲彊記過人十二能屬文幼失
慈母至喪冲寂執喪哀甚已而所後父母
即世公覺自立與羣徒刻苦自勵有聲

庠序間淳熙十六年以詞賦舉于成都路
轉運司紹熙三年再舉中類省試宇文夫
人卒服心喪慶元元年始賜同進士出身
授迪功郎監成都錢引務至六年始領事
盖君三十八而第第九年而祿處之晏如
始仕如素宦吏無敢易一日使者猝至問
歲出納幾何同列噤無敢對公引牘敷陳
指畫口喻會稽立就使者竒之後有欲減
新引之料而以鑿鑿過舊引對抄吏雖知有
鏤簿銷蝕之弊畏上官屏氣不吐公曰不
言爲愧言爲罪寧罪無愧力陳其事退又

白之餉所令下果結所從部使者始不能容以嚮嫌去兩易漢州綿竹主簿朝廷復紹興舊制命試教授公中其選參知政事李公璧爲守擢攝理掾事有盤錯輒引與謀議讞議稱允改眉州教授改辟東川簽書判官用舉者改宣教郎知眉州青神縣首推推酤以遠利攷覆簿書分泄銷注以杜重催豫借之弊兩造在庭促席咨訪立爲剖決獄無滯囚邑無寃民通判簡州一再攝郡事節費助邊爲緡錢三十萬通判瀘州攝安撫司機宜文字修城埤積倉斛

復養齊院皆與有勞會已有剽盜大爲一方患始至大明賞罰盜賊屏息漬卒過境執拘以歸制置司巴境用寧廩入以其羨二百石餼于州公即以實常平之虛數絕饋餼希宴遊不飾厨傳考試類省崇雅黜浮四年不伐有懷歸意會得怔忡之疾遂致其仕以慈明慶壽恩封朝奉大夫徜徉林下者八年以壽終實紹定六年六月也年七十有九自號肖舟老人築室藏萬卷書皆手所校讎遺文有雜著八十卷肖舟詩藁二十卷理學語類三十卷續通

鑑長編增添綱目二十卷温公通鑑評三
卷藏于家元配費氏贈宜人先三十一年
卒繼室費氏封宜人亦老三年而卒子四
人允成允行皆將仕即允文允久皆業進
士允文以後叔氏女二人長適貢士費伯
午次適儒林郎監懷安軍珍多鎮酒稅費
伯英内外孫十五人端平二年三月甲子
葬于縣之灵溪鄉震山以費宜人祔君氣
雖勁而心則厚事親居喪鄉黨有聞推田
廬以畀同產第所至與俱易罇田以周外
黨之乏不尚苟同雖壓以達官貴人遇所
不可慷慨論辯不爲勢屈人咸以執拗目
之不知其惟是之從也而嘗以謂二氣五
行流行於天地間雖曰厚薄殊稟剛柔異
質然陽勝者多勁直陰柔者多委靡世衰
俗壞士大夫依阿苟容氣使莫敢異辭雖
梁立據之可否滔滔皆是故於君之事有
感焉 銘曰德而度其守維固執而求靡
迹之留其行若流其止若休靈谿之幽我
銘孔昭

杜隱君 希仲 墓誌銘

予自幼與内外羣從兄弟皆從杜德稱先

生遊蟲飛而興日三商而罷夜窓率漏下
二十刻受館十餘年猶一日也厥後弟兄
連年舉進士第折圭符節者相望余亦忝
禁近而公卒不偶命也端平二年今天
子親攬萬機凡權相所擯抑者以次收召
余玷選中將朝公之子行狀公之行謁銘
余方抱空而前志慮紛棼引筆端閣則又
念末俗涼菲師道浸微於德稱先生之葬
能不慨然迺次其行而銘之公名希仲系
出唐工部郎中子美之後曾祖隆祖該父
師望皆潛德弗耀師望壻于故驛之樊家
焉生五男子公其四也未卅卓犖不允毋
疾方革公能及孝以起其疾父年彌高公
能竭力以致其養凡生事死葬惟禮之遵
有人所難能安貧力學窮晝夜暑寒不間
早有声庠序間郡博士禮延之以爲多士
式平生斥攘釋老之書崇尚禮義之學士
有嘆老嗟貧者公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
兼善天下今窮不得志則修身以見于世
可也奚其憂其受產則辭腴取瘠其約已
則調貧折券斥淫祠之方熾策曦變之必
亡是豈無見而能爾者所爲文早歲富贍

晚造清適誠有司弗合浮湛問里節衣縮食以經理其生家日以饒授諸子學躬自程督年得疾謝鑿却藥遺令毋奉佛老嗚呼師友道喪士不知學古人自幼儀簡諒方甲書名禮樂射御書數朝省暮習序分彪列循序而進如農之有畔所以習德輔性爲大學止善之本基也自科舉用人無復有入學之次而况士苟於得涉獵經傳以訓故名物度数爲不足學襲汚踵陋架虛鑿空苟能纂爲詞章以欺九有司給取声利以駭庸夫孺子則舉世譁然師之於是小學之師廢而大學之基不立吾於德稱先生之教而重有慨嘆云德稱取王氏以慈明慶壽恩封孺人男子三人女子二人適張某高某男子十三人孫女子五人曾孫男女子六人將以端平二年三月甲子窆於縣之正本里兌山之原銘曰釋老之患幾於無儒科舉之學幾於無書舉世由之德稱病諸我銘昭之以警世愚

程叔運墓誌銘

眉丹稜程叔運豪雋明辯有志斯世嘉泰

元年予校士眉山得其文紹定元年始策
名類省試明年射策廷中占第乙科以恩
升甲授文林郎洋州觀察推官徒步杖策
過予渠陽山中問所從來曰掌不佞訪洪
公咨夔於潛謁真公德秀於浦城聿求
當今名教宗主觀善而歸今見先生志願
畢矣袖出一編書大廷敷對之文也內而
乘輿宮壺近而政府臺諫三衙宦寺外而
山東邊防和戰利害鑿鑿牙頰間舜俞爲
序以送之希元識其後又爲記孝友堂以
覽多所知識雖草茅言事動中機務予在

潼川嘗告予三事謂景獻之喪二年無主
鬯者謂鞏州之師傷於不審謂靖康開禧
之禍起於君子之不見用予固竒之洋州
太守程侯伯雄參謀制閫叔運論閫表五
郡兵將之弊䟽漕運便宜計閫防利害程
甚稱之今四川制置趙敏若帥興元上發
憂十議曰議十八族議結邊豪議守險隘
議城漢中議用義士議處忠順軍議趨金
州軍議糴夏熟議親僚友皆當時急務也
類省程試之文條餉所一歲錢穀出入分
畫區處有理此豈局於舉子之科目者嘗

周程子及朱張氏諸書尤詳於歷代通鑑
本朝國史爲文不求合程度不唾塵爛語
嘗舉韓秦故相之誤聲之樂歌以切時政
爲趙公所稱館遇甚久今有雲歸鼓吹自
由編歸田心畫萬物吐氣編若干卷藏于
家爲人彊項直情人有善稱之有不善攘
臂厲辭叱之故所至落落有田數頃舉其
租爲義濟以惠貧弱爲姑捐俸營田宅爲
湯藥之助爲叔祖出緡以歸其已易之屋
爲鄉子弟之貧者招束脩以資其學先是
在洋州適當武休之變至巴南則代者過
更而弗授印叔運平日負氣不肯爲人低
屈竟以鬱勃不堪致病而斃予嘗反復浩
氣一章大率集義以爲主不集則餒持志
以爲帥不持則暴以叔運剛大之氣而加
之直養無害之功則行行之由亦可以爲
聖門之高弟矣觀其自贊有曰麤厲猛起
頗欠時中彊矯磨礱晚果有功方以覘進
學之候孰知其遂止於斯也娶蒲江譙氏
生二子踏實務實銘曰不可屈者志與
氣不可必者時與位誰抗其途十步九躓
鬱鬱泉原含憤賫志爾藏旣固尚輔于爾

後嗣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四

墓誌銘

知富順監致仕家侯炎墓誌銘

余蚤識家侯李文甫吉士也假守眉山於鄉大夫士之賢者益知侯為人侯筮仕年已四十五練治於物情者■以世載清約視萬事退然如不勝而勤小物臨大節凜不可乱余嘗識侯在富順時與諸郡守謀討賊賊檄及為侯記積善堂以為盡所當事而無計功蘄獲之心庶乎知侯者記

之年侯八十有四後三年余蒙恩歸自靖
則侯已卒厥子寅翁以葬告累其行請銘
諸碑余按家氏見於節南山之亂及春秋
經至晉大夫僕徒唐侍御史方世齊休聞
方事德宗以言事忤姦臣祀出刺戎州自
戎居眉族乃大方五傳曰季遵爲導江令
耻仕孟氏隱岷山之麓寶慶初錫號冲縈
三傳爲大理評事正正生朝議大夫隱隱
生大中大夫定国歷懷安渠嘉三郡守是
爲侯之高祖曾祖彬元豐三年進士 哲
宗朝爲尚書吏部郎中六持使節贈銀青

光祿大夫祖彥知資榮二州紹興間用趙
忠簡公薦召未造朝卒考鑄知隆州贈宣
奉大夫妣淑人孫氏侯諱炎 文甫其字
也爲人篤謹端靜自侯之高曾祖彌宰郡
持節而家無厚藏淳熙 年貢于潼川路
轉運司後以父任入官主金州石泉縣簿
雅州司理參軍知潼川府 縣通判叙州
知富順監丁內艱起知資彭普三州自始
爲吏已能爲邦人延師士知敬業去之日
盡籍所載書留于庠使孝者稽焉爲理官
捐廩給以葺園植庭捕以陰繫囚茶馬

使故入洪雅簿趙避賊幾萬緡侯直其枉
使者皆盛氣詰病不能屈也柴將誣兩平
人爲蕃人盜邊者必實之死侯矚其非請
于郡貸之弗聽守既知其寃益重侯侯終
以鞅鞅鄴縣二十年皆攝令人疑其不利
虛正寢弗敢居侯至新其寢以將毋積負
三萬緡侯踈滯已責未幾縣以治則又闢
齋居以燕賓友甃經涂以利民旅無復近
世簡陋莽鹵之政叙州譯將言夷人將以
某日絕馬湖意不測及期而至人情恟動
侯曰此譯所爲耳召而令之曰一夷人過

江來乞汝首以殉譯犇命不遑而夷駢矣
渠廣劇賊羅從義爲民害既逮瀘帥欲徙
之沉黎以責後用侯言黎接六詔萬一從
義走夷中是資寇也帥動色爲改之侯之
晰情制變率類是抵富順之明年曦以蜀
叛侯憤惋至志饗寢毋問故侯具以對且
曰萬一變作守城臣當死爲毋憂奈何毋
曰死城郭分也非吾憂侯乃夜自爲書告
本道使者吏竊橐去侯不問馳使四出及
至叙叙守薛君九齡亟和之至帥府帥府
布其言十四州已而叛勢鴟張皆沮且怖

侯不爲變曦誅侯亦不自言也毋喪去官
除喪宣撫使安公上富順抗僞事請知開
州又薦充監司科侯辭起知資州宣諭使
吳德夫獵奏移西師屯成都以實內郡安
公舉以問侯侯曰雖僅揀目前而有二慮
凶年糧不足則聚而逋掠者難制歲久長
子孫則浮而驕脆者難用安公然之奏留
四分之三不遣資西門曰珠江侵襲城下
侯捐錢千萬築五堤而北之又捐三百萬
置鹵井歲收羨爲修隄費劉文節公寔記
之又捐二千萬有奇代民賦葺王子淵諸
賢祠築奇文館朔月月半屬學士試藝優
獎風勵歲大比得人爲多置內江井增隸
于學以養士資人謂侯三世守此土築世
德堂爲生祠祠吏非古生祠又非也亦以
識懷允之誠云耳守彭會慮真批大安叛
卒踐普遂赤白囊星火急而三邑期會弗
應助邊犒師之費凡五百有奇皆取諸節
縮之餘財不以厲民縣告豪民匿稅版民
未就逮馮氣力越許于監司以屈郡縣侯
辯折其姦使者不說据拾無所得反以是
知其廉最後守普承兵火盜創殘之餘折

嚚訟簡冗費代民輸者又視資爲贏學故
有沒盜田載祀四十鄉人有爲盜謀並緣宣
撫司檄及其田士論弗與猶欲爲盜地侯
具本末白宣撫使復歸于學後自普歸即
謝事里居聽聰視明神正志疆婚友往來
細書十行下仕至朝奉郎不復迂曰吾仕
最晚幸不墜先澤有官遺子盈矣十九年
三遇異霈及磨勘所當陳乞凡五官不迂
嘗請諸朝以禔其先人弗許事孫淑人極
其孝敬侯雖不以吏能名而治劇邑宰彫
郡未嘗如今人皇皇求利於摧酷米粟之
征率能興仆補滯去之日必裕於始至以
能推有餘以爲民賜平生踐行以約爲主
溫敝甘糲大行不加族燕酒不過三酌自
富順喪母而歸室燬於火脫輦爲斂居廟
廡序賓之位自退休始有室廬歲視租之
入盛暑祁寒周族人之急者至于再凡三
十年不易其則故居官既良吏居鄉稱善
人是宜壽考康寧膺受遐福或謂侯嘗昧
旦見天上宮闕隱有朱書壽圃二字爲侯
上壽之證是誕漫之說不於其本焉求之
書曰天壽平格彼動於惟神者安知此也

紹定四年六月甲子以疾卒于積善坊之
里第年八十有七元配丹稜史氏故夔州
路安撫司準備差遣壽朋之子繼室我眉
揚氏 贈封安人二男子羔卒先寅翁

前修職郎綿州錄事參軍二女子長適政
郎前文州曲水縣丞郭守中次適故從事
郎邛州大邑縣丞虞珏再適宣教郎新知
成都府新繁縣李溫男孫三森以侯致仕
恩補將仕郎雙榮雙頂文孫三葬以六年
月正元日墓在金倉山之原祔于隆州府
君之兆余早入仕及接海內諸儒先每見昔

人言論風指務存有餘不盡之澤爲可繼
可傳今之君子少有才智則勢相憑利相
誘得之不翅抄忽厥喪固已丘山甚至斬
艾其先世所以遺後者豪髮不疑於行此
余於侯之葬深嘉屢嘆之而系之銘曰成
周取人曰常與吉家邦浚明載祀綿歷下
逮春秋曰德匪才字聚則裕汰愒則裁人
之一心與天地貫盛窮壽短非可智筭家
侯存存動與善俱所感所遇吉祥畢儲彼
巧捷者則殆且謂予不信於侯是式

李寃焦君 巽之墓誌銘

予行半天下爲碑銘多矣而於漢嘉焦遂良之請爲之慨然蓋自予筮仕佐西川幕府遂良之考君誠父袖文過我端厚質實予一見異之除館以待君以紫舉恩爲四川特奏名進士第一見其冢子曰華言行充肖亡何蜀之士仕王朝者自費蜀公士寅以下招其來授學究出身詣吏部擬眉州司戶參軍未拜書卒于逆旅自華與其弟遂良舟其喪以歸今三十余年雖華行營宅兆奪於巫史竒衰之說不克葬而卒卒之明年遂良始得卜于古賢鄉之坤

山得口于明年 月甲子嗚呼古之喪者日月有時丘封有度昭穆有位非有陰陽之拘風水之疑也惟誠信於附親附棺之物神明致生致死之分孜孜焉是之究圖耳爰自青囊之說行主有沒齒而不能拚其親者采門之供盛民有蕩產而不能供其費者焦君之始識予與子之聞君之名予時冠婚未及也今旣踰中身冉冉老矣而君之殯肆在堂猶不得以首于丘也而又不得于銘則齋恨何極遂良之請則死者之心也予不敢辭君諱巽之五世祖父

自訖徙嘉之夾江曾大父晟大父松父昌
彥官從政郎取蘭氏生二男子君其仲也
蚤明晤能自力於學淳熙元年始舉于禮
部既挫愈勵貫通古今論說經予有詩總
有易原有曾子解宣城孟誠之綸久仕于
蜀得君于刘文節公宰藩持節必招之與
居主賓款懌凡可以進賢揚善伸達幽枉
者未嘗隱情惜已也畜厚思渾有志當世
伯氏卒從政悲不自聊君左右以怡顏爲
治喪恤孤以承考志里有矜寡難院死喪
之事率盡分爲之吉月會同宗同族旌子
第之无以勸能者縣庠湫隘不可居合鄉
人新之其所爲皆足以善欲元配單氏繼
室以楊皆同人郡皆有令德而二子亦皆
以明經舉于鄉人謂刑善觀德之效云孫
男女二人曾孫一人銘曰古之命民積於
比閭月屬歲校鄉登其書鄉治旣廢科目
取人一日之伎爵之終身法雖孔弊間亦
得士有如誠父使在鄉遂遷賓之席亦於
君避天道夢夢而昭昭是昭昭幾何而夢
夢矣匪終夢夢爾子孫是似

監成都府錢引務鄧君應午墓誌

子守潼川鄧明父應午爲中江縣尉恂恂
守道言呐呐如不能出口予固期之尚疑
其重逢也又明年春三月某以君命召上
印綬去道中江館于縣寺會居民失火屋
比延燬予挾從行壯士巡火所愀隨宜翦
撲至則明父已率巡徼吏奮身顏行收藩
徹屋不移舜而火熄厥明予拊而勞之曰
尉不當如是邪尉歛板百寮底誠卑且賤
矣然近民莫尉若也譏盜胗口追亡擿伏
始於不謹禍且蔓延亦猶救焚不務遏截
炎炎孰禦予於是始信人之不易而儒生

之果可用也上其姓名於朝詳刑使者應
君懋之茶馬使者鄒君孟卿聞之競薦其
才乃以功令關陞從事郎十七年調華陽
丞予既召入爲郎從官每與蜀之有位者
書記往返必稱明父之才未幾予以言事
得罪屏之南州声跡夙絕予歸自靖明父
之子有中來言曰吾父不幸死矣今卜兆
于會中鄉之坎山得日于今年十一月甲
子哀惟吾父以職事受知于子不由左右
之容維子之故歷事監牧皆受不凡之知
今不得子銘無以寘不仁不明之責予瞿

然問故則寶慶元年七月十三日殞于風
滯嗚呼明父而止於是乎明父自嘉定六
年以詞賦爲鄉舉首九年再舉中明年進
士第調中江尉潰卒簿近境人情洶洶明
父程督守禦人恃弗恐歲大疫力請于臺
閩飯飢藥疾至捐俸以資之同年進上徐
君仁恭卒于閩中簿正爲字其孤恤其家
府尹李公壘風力峻勵明父詣府白事爲
康色顧之屬之城築屬之糴廩郡有疑獄
累歲不能決刑獄使者以付明父一訊立
辯囚賴以活自是益見信任令攝銅山縣

明父移書縣令俾其督吏治賦以應期會
憲臺屢趣不行令亦謂明父言然卒以追
譴人兩賢之一人令攝通泉以縣令鄉嫌
辭既不獲命則植縣網撻吏姦爲教以諭
百姓之怙勢逋租者不浹旬而令行財裕
十七年調華陽丞部使者今工部侍郎黃
公伯固俾攝縣事縣爲西南劇晝理邑事
夜覈訟牒剗撥中理吏畏民安黃公才之
學校之校比河渠之畚築將士之廩給征
商之檢杞悉以付之或嘲其煩明父曰事
無精粗莫非學也耶令以虛又俾攝事縣

以大治既復而又攝去之日郢人繪而祠之華陽考蒲黃公惜其去辟監錢引務至則官寺圯役丁窮上下蕩亡紀律君爲振而新之凡出入虛實之數增減少多之額工役勤惰之別皆籍而記之黃公勞之爲請于朝自官吏至役徒悉增其廩給職業用勸國無乏用實昉乎此嗚呼人果不易知而儒生之果可用也乃若此凡謂儒生不適用者特腐儒爲章句習佔俾不知事無非學而拘滯一方者耳明父世居新都之彌牟其家彭之濠陽自王父始鄧氏系

出東漢司徒禹之後子孫散居蜀右爲多今成都雙流新都皆其裔也曾王父仲和生三子其季曰師况登紹興十一年進士第則明父之王父也奏辟通判潼川府未朞卒于官父森妣王氏生二子明父其季也生有令姿方在齠齔親疾累月憂無所出割股和藥親疾少差旣卒執喪如成人王夫人性嚴勵明父得其懽心事庶毋宋夫人惟謹旣壯兄弟相依兄嫂以家事自任俾明父一意遊學明父德嫂之恩死爲之服或以無服斬之明父曰昌黎不以義

起乎鄧之族大而多貧明父事諸父生則
致其養死則賻其喪世絕者命之後女笄
者釐其娣親黨有札喪之事必身任之嗚
呼古之學者爲己蓋有所事者矣元配李
氏繼室以趙贈封皆孺人明父卒後宋夫
人尚無恙年八十九乃卒有中今以趙氏
之命求銘銘曰古之所謂學以明德而美
身所謂士以範俗而明民道湮民散則嗟
卑而告下惡蓄而欲羸以予觀於明父事
無精粗必信必誠尚庶幾古道之有存

中奉大夫知邛州李公駿墓誌銘

予被命帥東川道漢嘉李君伯言合其昆
弟之子與戚姻黨里置酒送迎君任羣從
歸然獨存於是生七十五年矣風采精瞻
論議娓娓心竊異之別僅旬時孤當楫當
煒以狀告窆于瀘且乞銘爲之瞿然失声
李氏自唐御史大夫贊皇公栖筠丞相趙
國公吉甫太尉衛國公德裕以來凡十一
世迄曾祖浩熙寧中登進士乙科積官至
朝議大夫累贈少師祖觀崇寧初榜登進
士第官至大中大夫累贈少師自太華徙
嘉生二子曰昌鄂官至朝奉郎知洋圯贈

通奉大夫次昌圖官至工部侍郎洋州取
王氏贈淑人生四子君在第三諱駿莊重
好修自同儒素凡再舉禮部擢慶元二年
進士侍郎尚及見之每以訓其子曰吾門
自入蜀以來繼八葉科第自此始女曹勉
之初調隆州貴平尉盜入境輒敗論差役
曲當民情前諫議大夫傅公伯成爲詳刑
使者知而舉之再調重慶府巴縣令峽俗
嚚訟分疏曲直民用勸止有巫左道感衆
寘諸法前後守賢之引以自勗使者游忠
公仲鴻又知而舉之遇事有盤錯或欲爰

訊鞠之不辜率以屬公見稱明辯尋改宣
教良知濛陽縣州以積負逮吏無虛口君
白守定會期公私胥便墾口水灌輸民田
歲以首春爲坊縣之工材率先諸邑通判
漢州又通判遂寧府皆大郡開決敏明吏
重足立無敢慢在漢嘗攝石泉在遂嘗攝
官渠所至以嚴明稱知永康大修學官興
李侯祠通商阜財振凶掩骼知普州如治
三郡屬有疆事軍潰入境所過殘掠君遣
官諭告毋害我民資爾糧否則以三尺從
事軍爲歛戢差知邛州君曰吾少孤刻苦

自勵以詩書發身祿四千石秩元士澤二子一孫於人世百無慕焉歸而築室曰塵外有終焉之意一日忽命諸子之仕於外者歸省屬以持守門戶更衣就簣而逝實紹定六年六月己丑也當楫以郊恩補官任文林郎雅州司理參軍當煒以上登極恩補官任從事郎宜賓縣主簿女子二適承直郎施州軍事推官王似孫儒林郎永康導江縣令高斯謀斯謀予之同產兄子也遣賀嘉定十五年元會補官去年秋不幸死孫男一人變果再遇郊恩補官以慈

明宮慶壽恩循從事郎女三人外孫男女一人以是年九月辛酉葬公于嘉定府龍遊縣安國鄉乾山之原令人楊氏喻氏附公風姿頎然臨事果決自幼周旋諸父間耳濡目染食不蕪味衣必澣濯祭祀賓客澗毛山藪必潔必精予曩聞劉清惠公甲嘗言其外王父李用賓始自華徙監政宣奢麗以勤儉自持嗚呼如君可謂善繼厥家矣銘曰考輝媯載五百自華徙監奢修君衣訓自程式老至彌邵窮不戚豈其窮四千石官元士年八表詔來世食豐積

漢州通判楊君令圭墓誌銘

揚君諱令圭字如斯世爲遂寧人大父恭惠公輔兄第五人咸以文學行誼聞于時人號五揚其後恭惠與劉文節公光祖歷事三宗出入中外切劘獻納臆德齊名天下稱曰楊劉韓侂胄伏辜凡前日與侂胄論者以次不用恭惠除兵部尚書道拜江東路安撫使建康留守以疾薨于位先是恭惠冢嗣有翔早世以君爲後萬里護喪西還葬祭如禮服除以恭惠致仕恩補丞務郎監成都府糧料院再調潼川府中江

縣丞僉書昌州判官廳公事知涪城縣事初文節公嘗爲學記韓氏之黨以僞學誣善類摘記中語爲罪劉迂房陵縣宰承迎仆碑已三十年無過而問者君至命封植之鬱攸煽災民多露處君計戶口而賙給其資民用莫居臺府察知治狀就辟通判府事恭惠遺愛在人聞君之來相率趨命通判漢州西邊有警總頽財賦所以文龍移屯軍乏糧下州發粟石五千餉軍君慮以輦運病民力爭之使者不能奪僅輸千石至彰明卒免科調之擾衆服其守職不

屈未幾忽得疾不起實紹定六年二月乙未也年四十有三積官止朝奉郎曾大父依故任左朝散郎累贈特進大父恭惠公官至端明殿學士父贈宣教郎予生也後何敢班於楊劉然慶元以後守誼盡分唾棄權門訖於權臣之誅首被收召則與二公出處盖有甚相似者故知君涖事行已能世厥家而於文節公之流風餘烈必欲興起而懋明之其心事皦皦與世俗不同惜也死不待年而未究其施設也娶成都杜氏故知威州益之女與了翁之妻兄弟也繼室以普慈杜氏故兵部侍郎孝嚴之女子合祖早夭本生母鄧氏六安人命襲祖為後授以恭惠餘澤遺腹子曰昌祖九月丁未生四女子長適將仕郎姚季子餘尚幼襲祖卜今年十二月甲申葬君于長江縣馬觀鄉坤山之原君之弟通判簡州事令式與襲祖以狀來請銘誼不得辭銘曰昭々匪天厚其質而夭其年豐其行而嗇其傳雖然李當戶生陵以紹廣鄭益恩生同以繼玄死者有知其無恨於重泉

知威州祿君

堅復

墓誌銘

開禧改元王師將北征予時召對玉堂失
權貴人意潼川祿子固擢進士造廷首以
高瞻叔書來謁既亦以正論君末等予與
之定交焉予既補外念薦賢所以報國厭
於權力撓於請寄乃盟心自訟自守郡以
來凡請者弗予將以少戢趨競會詳刑東
川子固爲安岳丞循循自守予始至境即
懷安傳舍擇書問之不至者四人舉之於
子固之辭曰尽心職分不求人知人請是
舉也數十年所無子固亦曰是貞知我者
其後俾攝遂寧學官又其後守潼川除館

延之益得以察其所安信前言之爲實錄
也祿本子姓以王父字爲氏唐季曰宗憲
始自鳳翔徙名數于鄴至本朝曰儒舉賢
良方正科與眉山蘇氏厚善儒生勛舉鄉
進士勛生天授天授生居一累贈朝奉郎
居一生二子長口東之登進士第善詞草
尤任治劇淳熙初知叙州南蠻抄境上帥
師討定以功除直祕閣成都府路提點刑
獄次日檄之以經學教授于家累贈朝請
郎娶馬氏封宜人子固之父也子固名堅
復生十七年而孤弟妹幼弱家貧爲太

夫人憂子固率諸弟從舅氏傳堂先生王君
行問學夙夜不敢怠習戴氏禮有鄉曲之
譽君行名軫潼之秀考也金堂仲明舉以
禮幣致子固遣二子從遊凡再舉于鄉登
進士第仕小溪食簿掾之祿將母一時諸
公皆以學術操履期之舉考及格閔陞爲
渠江令沂國安公專閩于蜀辟黔州錄事
參軍攝通判事將以成其秩秩行至合陽
念母而反沂公不能奪也期年來安岳以
舉主改尚書左銓注之蓬谿縣母喪去官
服除從外銓擬什邡縣會有堂授者復求
蓬谿凡九閱月又爲人所先復堂授知綿
竹縣秩滿通判永康軍嘉定府會資州關守
制置使選子固攝事充四川類試院考校
官差知威州解官來歸中道得疾寓漢州
傳法僧舍去家僅兩日程而卒紹定六年
十二月己丑也得年六十娶馬氏男女各
三人長男紹本奏補將仕郎次諫孫後族
父於祕閣爲諸孫季曰呂孫子固治命俾
受致仕恩爲叔父甲南之子長女適閔德
方次適陳飛騰次適馬皆業進士外孫
男女四人卒之明年端平元年十一月甲

子葬于射洪縣依德里聖水原之新兆子固天姿謹厚念德不怠每思二親輒欲絕旨去耳友愛二弟無行而不與俱也清淨寡欲訟獄必躬聽之麗于罰者重輕平允後不爲之增減人言子固所至政平訟理無他道也一生知己如安子文劉德修楊伯昌崔正子李季允虞仲易曹器遠苟得一二賢相與已足爲重而於子固皆交口稱道無異詞葬有期紹本以姚仲有所次行實來求銘余曰我乃知子固爲叙其槩而銘之曰天理之流行以命萬物者性也而氣數之感遇廢興厚薄之莫逃亦得以謂之命如子固者言而忠信行而篤敬不能以其所安施諸有政而挽於命之有制僅見于三縣與三郡惟後人之紹聞迪訓則是心之昭昭者固不與氣形俱爲漸盡也

蘇伯起振文墓誌銘

予奉使潼川日今春官貳卿度周鄉移書諭予日子得人矣乎正有友二人曰羅堅父傳之蘇伯起振文令堅父舉進士而蘇落落不偶聚書數萬卷聖經賢傳山經地

志私采野史以至虞初稗官旁行敷落之
書靡不搜羅後谿劉德修嘗舉賢良方正
科長沙吳德夫又以遺逸薦于朝子其言
之矣先是予御命入境首訪人物遂合人
士多以蘇伯起馮仲新鼎重為稱予首延
至之皆魁岸人也伯起尤善詆辯詎經訂
史授据蚤起坐為屈人予嘗譖之曰晏子
所謂儒者滑稽而不可執法裾傲自順而
不可以為下君其近諸則捧腹大笑處數
月而別予仕王朝以言事迁靖伯起遺予
書曰吾於遂寧有宅一區竹萬箇大木十

圍者百章溪流徑其間將為嘯歌終老之
計請書其類曰水竹在亭曰玩芳以故
禮部侍郎曹公叔遠記示予大祇述其放
於騷人幽憤之意予迁靖後溫尋故書自
四經三禮語孟以來摘精收萃探深抉異
雖章句訓故名物度數悉加雋校往往有
先賢未及發問為人言或口呿目瞠而伯
起過我瀘上相與講切則率多領會予益
知其用功之久方將勉以斂華就實去艱
深而趨平易反而驗諸真履實蹈庶不為
空言之歸而君以衰疾求去浩乎不可留

蓋亦自知血氣之不可強別未數旬而卒
實紹定六年九月戊申也系出梓州之銅
山淳化參知政事易簡乃其九世祖自銅
山徙合之銅梁今又徙遂寧之遂寧曾大
父某大父某王考某元配趙氏朝散郎前
知廣安軍榷之女繼室以錢氏二子男曰
堅石堅木女適文林郎知合州巴川縣事
姚仲子端平元年十二月庚寅堅石兄弟
葬君子龍門里先事使來乞銘曰尚死者
之心也銘曰自鄉治廢而公道壅以科目
之得失爲人才之輕重有如伯起抱珍蘊
異而老不見用然則曾謂科目果可以選
衆也龍門之峯婁其長終孰銘立封太史
了翁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四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五

顯謨閣學士特賜光祿大夫倪公墓

誌銘

開禧二年秋了翁以館職論事忤韓侂胄
補外吳興倪公召為禮部侍郎兼直學士
院公上疏辭曰臣乃者嘗為御史徐枋所
劾枋言而是臣不當召臣而可用枋不當
留廷論偉之於是申詔趣發以九月入見
首言今宗祀孔邇乞用皇祐故事以光
宗參侑盡尊祖嚴父之禮次言修君德求

直言用正人行公道明賞罰三言近歲上
大夫寡廉鮮恥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
匐門屏穿竇而入門生弟子施於執經受
業者今無往而不稱且加以恩府恩使恩
父之目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上雖優
容而佞胄得之大怒其間所謂恩父者乃
指毛自知之於蘇師旦也時謁佞胄者率
鞠躬歛容公視之亡如且曰人言公有騎
虎之勢非也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耳若
進退裕知必以諸葛武侯先忠敵王爲法
佞胄愕然明目謂參知政事李壁曰李嘗

言倪正父之爲人今始至即立異李曰配
帝之議謂前之禮官者不知及此則亦以
僕爲不然矣遂上疏爭辯了翁時自館職
請外謂李曰執政與從官爭辯未問理之
曲直從官必不勝是執政逐之也李三疏
而止自知之父憲爲監察御史劾公罷予
與公偕至國門外數欵語氣勁而詞直心
竊壯之至金陵與永嘉葉正則從容道前
事因論葉曰頗聞倪公不見知于周益公
又忤趙丞相今又大忤於韓且韓與周趙
諸賢人品不相侔也今日之忤是則前日

之忤非葉曰善哉子之問也雖然皆是也
方周公爲相公無所附麗事趙公又不合
朱公入朝士傾心歸之公見之如他日人
始謂其不然逮周公罷相趙公爲執政朱
說書崇政殿公當制詔稱獎優厚人已
異之迨慶元元年五月公自溫陵召歸侂
方排根異已意圖節鉞以公非趙黨且嘗
與陳君舉章茂獻不咸將使再掌內命先
遣弟仰胄從容伺公意公艴然曰上初即
位當惟賢是用以消朋黨之禍不當問其
何學也旣而劉德秀又勸公公正色叱之

曰從趙公者皆一時之傑吾猶不肯輕附
尚爾之從邪侂胄知公意鄉不回乃以節
度使制屬傅伯壽俟荅詔旣畢然後公直
學士院至是人始知公之心蓋不苟於隨
者予聞葉公之言瞿然興敬厥明年十一
月侂胄旣殛公復進用以連抵史彌遠不
得久居中出公知鎮江府改福州治事踰
月見彌遠拜右相制嘆曰昔董賢爲大司
馬冊文有允執其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
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
昆命元龜此舜禹揖遜語也天下有如蕭

咸者讀之不大駭乎乃上

書請貼改麻

制上付詞臣陳晦條具彌遠懼擬晦殿中
侍御史於是劾公輕侮朝廷落職鑄二秩罷
予時以君命召辭不行聞公之風而竊高
之人之稱蘇文忠者謂其在熙豐不容於
熙豐在元祐不容於元祐在紹聖見黜於
紹聖嗚呼如吾倪公其無媿於此矣聖人
明隨之義如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其象曰
弗兼與也蓋既陪小人必失君子其是非
至易決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可謂得所
隨矣而聖人猶戒之曰利居正則雖親附

君子亦不可以苟隨也此較之六二其失
已難知矣若九五之孚于嘉則所信者皆
嘉善矣而聖人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而
先儒程子曰隨以得中爲善乃知隨小人
者固不足論而隨君子者亦貴乎居正得
中如倪公者其真有得於隨之三五乎端
平三年予召爲春官公之子祖常過予言
曰我先公以

年 月

日葬予

某縣

鄉

山今十有

年矣而墓

道之銘未立子也吾先公所畏也敢以請
于予予與之道前事祖常慨然曰蔣起居

重珍嘗狀吾先公之行亦猶是矣明日再拜以徵前諾乃為約良貴之文而叙之曰公諱思正甫字也湖州歸安縣人湖今為安吉曾祖豫祖湜贈承事郎父 **安僖** 任承議郎行太常寺主簿後贈少師從橫浦先生張公九成游舉某年進士公少師第三子也器質凝重少師深愛之擢乾道二年進士第授遂安軍節度掌書記丁少師憂再調筠州軍事判官明謹摠正不為苟從辯廬陵寃獄為刑獄使者辛 **所** 知自後旁郡疑獄率從公決淳熙五年中

博學宏詞科七年除國子正八年閏月遷太學博士六月丁王夫人憂服闋再入太學閏七月遷太常博士尋召試館職除校書郎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進秘書郎十三年秋大旱公封事累數千言主於罷苛斂察寃獄且請別詔中外士大夫皆得有言避殿戒膳明示畏天之實且請時召大臣講論治道拱默充位者斥之次言臺臣職事官以言補外所宜昭示好言之實以釋人心之疑邏者嘗以倉庫事上聞雖頗得實然百吏各有統察監司臺諫皆耳

目也焉用此輩爲上皆是公言立見施行
初孝宗銳意規恢迎合者徃徃至大官言
多不驗久亦厭之更用謹嘿之士公對延
和殿言徃時虛誕今者軟美胥失之上顧
謂公曰卿竒才論事詳當可行翌日諭左
相王准曰倪思敷奏可嘉朕欲擢爲二吏
宰相以未有闕對乃超迁著作郎公之自
結主知始此十六年正月上問丞相曰學
士院闕人誰可者周文忠公進擬數人公
與其一然意主陸游上特以命公公以內
制不可兼名表因盡辭兼官嘗內直召見
公言旌廉吏以律貪廣集議以審令光宗
即位公言光堯揖遜父子無間言今 陛
下承迎尤當過之又請日引職事官輪對
如壽皇初政除權侍立修注官直前言事
以虜雛新立爲憂且請增置諫員又請召
將帥訪問以知其才否皆見納用五月遷
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公言速進壽皇
聖政接爲成規又言覃恩賞格之濫七月
除將作監兼權中書舍人公言皇太子輔
翊善宜用老儒上以命黃裳八月論吳城
不可爲兵部詔城改知廣德軍未幾上侍

重華宮城入辨孝宗問上視思今何官上
曰權中書舍人孝宗曰猶爲權邪十月除
中書舍人仍兼直學士院兼實錄同修撰
時會計錄成凡錫賚皆三分減一適重明
節特詔伶人依舊公言不可吳琰知衢州
公又言之紹熙二年兼侍講其春以大雪
震電求言公謂大臣苟且給諫緘默講讀
官闕員節鉞遙刺輕盜內廷奸賜無節燕
飲褻溺版曹州縣迫急商農愁嘆會計錄
條具鑄減未十一而群言未已無名之賦
父議而未蠲疆場之備不修緩急必誤事

初孝宗以戶部經費之餘財於三省置封
樁庫以待軍用至紹熙移用始頻會自詔
發緡十五萬入內帑以備犒軍公謂實給他
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
緡而所出之餘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
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有四十萬
緡爲額由是費用稍有節矣上嘗語公邊
事公曰若史院亂華編載海上之盟與比
狩等事陛下豈容不觀上命經筵取索
常璞以右姪孫爲煥章閣待制公引馬季
良孟忠厚故事及建炎詔書右族勿任侍

從以爭之璞坐改觀察使諫臣論吳端不
當除帶御器械給事中繳孫璫觀察使上
遣使論給諫侍御史刘文節公光祖爭之
上怒左迁刘太府少卿中外沸騰 上謂
外府之除乃以省闈拆號差訛不因論事
公言迁除之命不在自劾之時而在論事
之日終無以釋天下之疑刘公請外端亦
報罷祖宗舊法凡遥郡至觀察使迺落階
官轉正任防禦譙熙載以潜邸舊恩自遥
郡觀祭使徑除正任中書舍人莫叔光二
疏不報會熙載辭免上令學士院降詔公
封還詞頭卒如舊法左同諫鄧駟以論潘
景珪結近倖袁佐李蔚宗遷將作監公力
陳不可擢上批匠監之長乃是超擢公爭
之益力又言姜特立諸人恃恩干請上爲
出特立浙東副總管明年景珪知湖州卒
繳罷之王士廉以皇后之姊之夫請佃平
江府官田以內小臣揚愛鄉表佐宣論潛
臣公言此自 陛下出批中宮邪是乃斜
封墨敕之漸祕書監楊萬里求去以直龍
圖閣轉軍江東公留行不報六月除禮部
侍郎先是黃貴妃薨 上忽忽不樂乘輿

過重華宮已駕復輟冬至日晏不視朝中外莫敢諫公四䟽開陳會上召嘉王公言壽皇之欲見陛下不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宮闈頗與外事公因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樂極論家之不齊至於陰陽易位甚則離間父子漢宮呂氏唐武韋幾至亂亡不特一魯莊公也胡晉臣尤夏執守卒上不以爲信公因魯僖公十六年二大夫卒懇懇言之且曰陛下大抵因疑致疾疑愈深疾愈甚遂使父子之間中外之事有不能合理者上竦然

四年正月兼權吏部侍郎公以飲酒過度爲諫上喜曰卿能盡言如此是時留丞相請罷政待放于范村久不獲命廷臣謂上欲專相葛公邲陳起居贊章司諫擊之公於葛雖同郡人實未嘗附麗而陳疑之謀于執政命公爲金國賀正使以問之明日待次重華宮語與陳忤公請納敕更選他使會報金虜鄭王允蹈叛于河南謀劫使者公嫌於辭難遂行因言陛下屢愆問安之期中國猶知有疾也脫虜酋以爲問臣將何辭上悟曰旦夕便當過宮公嘗

援仁宗故事請書孝經四章與無逸並實
左右至是章司諫劾公以虜事脅君以孝
經譏訕不報公出閔待命上不得已畀以
汀郡差知紹興府主管浙東路安撫今朝
辭之任未行六月孝宗升遐寧考受內擅
改婺州辭不行七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會求言公條十二事曰兢畏曰敬天曰
法祖宗曰奉先曰安親曰正心曰勤政曰
任外庭曰親君子曰納諫曰節用曰謹終
起知泉州未上慶元元年五月召爲吏部
侍右侍郎二年同知貢舉監察御史姚愈

承佐曹風指文致試闈事劾公出知太平
州新李校修社稷坏城郭繕器械練卒伍
浚河渠造橋梁葺候館立養濟院百廢具
修民不知役邦交之媿以掩骼埋胔嫁貧
女之失時者劉德秀劾公嘉泰元年復提
舉興國宮俄差知泉州以所治當塗者治
之留丞相始知公有政以用公不尽爲嘆
同郡李澄與德清令朱欽則俱求薦於公
公不從後澄以韓壻驟用欽則爲監察御
史朱遂劾公罷郡佐曹久執目柄稍棄前
怨以收士望於是彭子壽魯無逸復官林

和叔宮觀徐子宜放自便呂子約量移公
提舉玉隆萬壽宮皆三年七月也四年知
建寧府察官徐榘劾免公數月榘進殿中
又言公縱已害民再削一秩開禧二年又
奉興國宮祠其秋入春官直禁林僅十餘
日復食興國之祿蓋至是已五奉宮祠矣
明年十一月佐胄誅召爲兵部尚書兼侍
讀入見便殿請遵用故事命東宮參決政
事以杜權臣之專不時宣引宰執及別劄
直廬令詞臣候對以備批旨諭大臣以容
受直言劾朝列以砥厲名節嘉定元年廉修

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同知貢舉三月給事
中許奕使虜公暫攝其事內侍李樞符澄
李益徐考叔久竄得歸公執不行蓋是時
斥官寺之黨韓者其昷再圖知省而懼不
獲使其子宗茂首以四璫嘗外庭聞公之
風而寢公又言辛棄疾迎合聞邊請追削
爵秩奪從官卹典陳自強罪侔佐胄不可
異罰乞用丁謂王黼故事遠竄簿錄其家
皇子薨贈太師尚書令公言子爲父師名
不正宜改贈極品史彌遠在樞庭將以兄
彌寧爲春坊公持不可婁機代公爲給事

卒子之公嘗曰陽城脫不遇裴延齡爲相終無以自白故在瑣闥一百六日雖小事必言五月進禮部尚書許奕使還中書議表賀二府將以和戎迂秩公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詔皐已中書密院待罪今屈已盟戎奚以賀爲乃止飛蝗蔽天公言不可諉之用兵遺孽宜修君德懲權臣弭盜賊察姦貪以求弭災之實彌遠以樞廷造命除從官宰相錢公象祖數請去公請勿偏委任尋又言咨訪宰執不可獨召一人上曰前日趙彥逾亦如卿說彌遠

銜之章良能將除御史中丞公進臺諫論三篇上以付中書章見之滋不悅七月公請禁絕苞苴又請察小人之交締遂力請外補上諭留再三公曰佐胄以臺諫爲私人今章良能未除中司前一日亦以小輿見彌遠吳侏胄盜權擅國專行執奏所稱聖旨類雜已意今彌遠亦獨班奏事吳侏胄未敗猶望舊人今舊人出矣而極救無術臣恐宗社之不堪再壞也越二日除寶謨閣學士知鎮江府未上改福州治事踰月又以貼麻鑄免二年陳晦黜復公元官

奉王隆祠五年瑞慶節虜亂不能遣使公
陳備邊十事謂虜士則韃靼之強我獨當
之執政不樂曰倪公尚云云以階太中大
夫耳未幾御史石宗萬論公降二官求置
閒散八年復元官奉祀於是公年七十矣
連疏請老不聽十一年除華文閣學士提
舉嵩崇福宮又請老不聽公嘗言從臣自
休致外皆不可陳乞故自王隆祠滿不復
請十年間亦未嘗乞磨勘至是吏部檢
舉轉通議大夫十二年宗祀明堂進爵國
伯入請老不聽十三年十月以病乞骸骨

不允再請未報屏醫却藥自誌其墓命諸
孤喪事從簡詔特轉一官進職四等以通
奉大夫頭謨閣李士歸安縣開國伯食邑
八百戶致仕是月丙子卒享年七十有四
其孤上公所定遺奏猶乞收爵祿賞罰之
八柄張礼義廉恥之四維聞者感涕特贈
光祿大夫後諸子陞朝該累恩進少保
上親政之明年詔有司謚公文節妻淑人
沈氏吏部尚書虛中之女贈福國夫人先
十一年卒男六人祖人朝奉大夫前通判
南劍州祖義朝奉大夫前充江南西路安

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祖札宣教郎知撫州
金谿縣事祖智承直郎前監行在贍軍激
賞西酒庫祖信承議郎新通判袁州公薨
後相繼卒祖常通直郎監行在都進奏院
祖札以後兄知建平縣愿祖智以後弟承
務郎惠女子子二人適宣教郎沈鐸免解
進士周侗孫男四人與公承公皆將仕郎
餘二人尚幼孫女一人許適將仕郎徐椿
年公少孤事繼母以孝聞仕五十年宮二
品而奉身清約如一日先世田宅以推諸
兄弟卜室城東之月河歸自當塗始闢小

圃以道遙名亭作屋三間扁曰齊齋左圖
右史朝吟夕諷嘗語諸子語生平素慕樂
天蓋樂天直道屢黜而於牛李之黨終無
所附居數郡有實德在民晚歲委命無求
與公出處相似然樂天未七十已苦風痺
公晚而益強善乎良貴之言曰方柄臣初
相震赫中外公獨折其角而奪之氣末流
之弊至於避柄臣名諱以詔爲誥以照爲
證以遠爲貌登之朝廷文書無所忌憚綱
常倒置所不忍聞而在廷莫敢言其非至
此而後知爲曲突徙薪之功也又曰國朝

最重臺諫所以徹壅蔽而強主威也弥遠
把握言路輸款而後除納藁而後奏日諭
意嗾剪伐忠良濁亂海內者二十有六年
觀公臺諫論之作可謂知禍本矣又曰淳
熙之士不變於慶元黨禍者鮮矣再壞之
開禧三壞之嘉定公剛方質直不尚苟同
以周趙之賢猶不肯微受爾汝則其奴視
權孽固宜嗚呼予早聞葉公之言今又獲
觀良貴之狀公之純忠表裏全節始終爛
乎簡策予無所指詞矣所著齊齋甲藁二
十卷乙藁十五卷兼山小集三十卷兼山

四六集十卷詞科舊藁五卷翰林前藁二
十卷後藁二卷翰林奏章一卷掖垣詞章
二十卷繳論四卷銀臺章奏五卷南宮集
一卷奏議二十六卷歷官表奏十卷承明
集四十卷丙寅錄一卷更化奏對錄一卷
臺諫論二卷昆命元龜說一卷北征錄七
卷合宮嚴父書五卷南正南轅詩二卷論
著三十卷近體樂府二卷些章二卷易章
三十卷易說二卷中庸集義大學解辯
顏子子思子續曾子各一卷論語義證二
十卷孟子問答十二卷老子原旨遺事六

卷刀筆集十五卷家傳六卷經鉅雜誌十
卷馬班異辭三十五卷馬史剛改古書異
辭十二卷藏於家銘曰士狀於利不有厥
躬視人作輟隨俗介通維文節公懷誠秉
忠相維周趙且不苟同况於韓史尚肯尔
從嶷立孤聳如千丈松無依而立無託而
容雖躋臺省而不以中八爲郡守八領詞
宮位旣弗稱用亦罔終彼濫責者浮雲飄
風公之大節吳嵩比崇史官博士策名誄
功我銘申之勒榮立封

宣義郎致仕別公墓誌銘

端平改元之年予被命還朝明年別侯之
傑授使者狀以其父母墓隧之銘爲請予
謝不敏侯申以書曰親喪所自盡也雖然
人處其常吾處其變始守德安僅竊豆區祿
以爲養無祿先君即世跣護與請以返葬
于上泉伏凶閻廬將伸顧復之報會四郊
多壘起守安陸啣哀籲天屢請弗俞不肖
孤懼以方命貽遣重爲吾母憂強起視事
厥十年再鎮荊州先夫人又舍去方煢煢
在疚公朝未忍棄捐申命守荆尋改儀真
追惟異時壓於時宰有慙初志乃上疏固

辭然大懼不孝之誅終無以自贖也匪公
發潛即死將不瞑予惟三年之喪自天子
達于庶人堯舜至孔孟無改也記礼者奚
據乃有金革無辟之說以徐戎作難之年
攷之周公固無恙也或曰是爲母喪然不
可攷矣獨惟伯禽治魯方以喪三年然後
除之爲變礼易俗之先務故遲遲而後報
政安有以此化民而身自畔之其次不然
也本朝宰執起復如寇富陳蔣諸賢終不
可奪雖有強起者亦未有不持餘喪乃自
比歲怙權固位之臣昉以伯禽藉口雖一

時賢牧守亦例被迫蹙至端平以後士大
夫始克秉礼奉法以各如其志於儀貞之
得請而侯之本心始見則可哀已按狀宣
義公諱湜字景甫其先謂大以別山得氏
歲久無可攷證南渡後散居荆郢曾祖震
祖宗考中孚妣王氏公幼而孤依兄澄以立
甫入黨庠習射于圃升降揖遜發必中鵠
年二十發憤力孳夙夜不懈專以河洛諸
儒及近世朱張二先生經說爲宗郡侯陸
公九淵見而異之後徙名教于襄三舉於
礼部而連黜於春官晚該持恩對策大庭

語直多忤第居末等會天子試士以射公
六發五中獨官在列外畀上州文李又遇
郊賞授迪功郎監邛州合同茶場之傑亦
舉進士第主應山簿以婦父子並命鄉黨
榮之家食未上引避茶馬使親俾代者徃
自是不復再調挂其衣冠隱約阡陌聞族
姻有不給者稱家有無以賙之鰥寡孤獨
癯疾者絕耳分少以扶持之凡十有八年
僅一就養于安陸每憑高望遠中原在自
感慨歎歎言言教思人始知公非果無異
於世者以寶璽恩循修職郎主上登極以

予陞朝思授承事郎在遇郊恩進忠義郎
慶元年十二月以疾終于府治之中
和堂享年七十有五葬于明年三月壬午
取同郡田氏累封太恭人壺儀肅穆媿德
子公有女士風烈後公十年當端平元年
月卒于江陵府治之正寢年八十有三
子男二人之英業進士次即之傑朝散大
夫直敷文閣前知江陵府女一人適齊可
久孫三人摸楠羽將以今年十一月庚申
柩葬上泉予嘗觀春秋之世楚最多材流
風所漸至有悅周公仲尼之道比孝於中

鶴山文集卷之八十五
目者如公氣弘而毅逮聞先猷亦所謂楚
產之豪傑矣矧又有子承家是宜銘銘曰
允毅別公維德之臧維卒不施匪矢則爽
有赫其昌遺後人以慶我銘不亡以旌其
藏

鶴山文集卷之八十五



